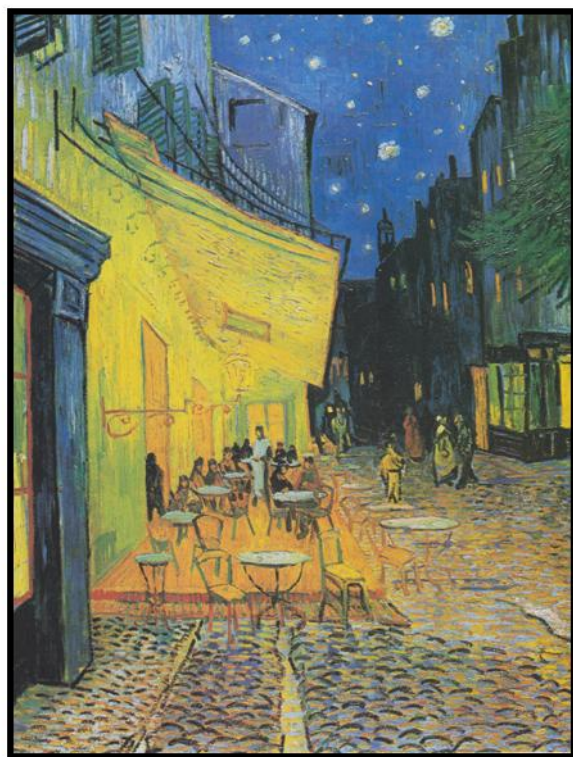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五年四月第一百四十七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il 2015



147

●南京新生代詩人作品展

●妃兒·格司脫／媽媽要我長大了拿洛貝爾獎

●美國禪詩選③



目錄

No.147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嚴力	維修工之歌 七首	3
遠方	那一排棕櫚樹	3
秀陶	自斟記	4
冬夢	招艷 三首	4
銀髮	當我年幼的時候 二首	5
于中	倒題兩首	5
謝勳	及時的氧氣	5
杜風人	顛覆愛情 四首	6
林啟	詩論二首	6
逸雲	一位現代簡陋派詩人	7
韓吉琴	想你、藥引	7
君兒	我不悼念	8
黑沙灣	巴士站、有故事的女人	8
楊于軍	自然的力量	8
木子紅	我在南非	9
遠在遠方	藍	9
蘭蘭	枯草，用孤獨愛我 二首	9
劉虹	回到諾曼底	10
雪蛟	候鳥、盛宴、下雪了	10
彭國全	浪，大海的風骨	10
方壯霆	詩緣、詩香	11
關淑媚	雪	11
蔡可風	霧霾	11
李斐	唐人街系列 五首	12
陳葆珍	風雪中的花王	12
達文	孫悟空 五首	13
馮冬	民工似的人們	13
蔡寧	從東山去東晉	13
雷默	寂 五首	16
雪陽	甲午小詩八首	17
王貽高	賭局	17
魏鵬展	面書 二首	17
唐德亮	預感、喊魂、活泉	18
何三坡	落葉、月光、天鵝	18
曹福章	原始森林 外三首	18
戴珏	走進大峽谷、五柳先生	19
黃日春	歲月留痕	19

阿桂	溫暖 外三首	19
阿北	紅月亮 二首	20
章治萍	黑白之哀：哭藤澤秀行	20
黃韶華	時光 二首	20
潑一墨	沉、缸、飛、虛構	21
潮聲	生命的信號是自然美	21
汪春茂	虛假的生活、這些詞語	21
牛合群	驢子的長征	22
布衣	鳳凰山下	22
吳華明	二維愛情	22
姜華	假如、虛構	23
張芳學	春天的美夢、春播	23
樊德林	與一朵花對視、火山石	23
祥子	風聲、見證	24
王壟	地鐵裡的春天 三首	24
韓永恆	青春的悼詞 三首	24
邊璽中	眨眼、雞叫的樣子	25
言父	夜晚、溫暖、三月	25
寇寶昌	像風一樣生活 二首	25
大連點點	南風不用請、野百合為誰開 26	26
徐金秋	白天不懂夜的黑 二首	26
藍雨	晨曲、油菜花地	26
陳銘華	自欺欺人、異鄉人	27
李小波	憂鬱布魯斯	27

南京新生代詩人作品展 14

譯詩

老哈	英詩二首	27
秀陶	譯妃兒·格司脫詩一首	28
張子清	美國禪詩選③	28
楊于軍	2009年度澳大利亞詩精粹⑤	30
岩子	德詩中譯	31

評介

向明	王憲陽很陽光	32
劉荒田	語不驚人死不休	33
劉耀中	威廉·巴勒斯	34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露天咖啡座◎梵谷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 嚴力

維修工之歌

我不維修哭
也不維修笑
不維修上層建築
不維修下層建築
我維修建築
維修哭笑不得

2014.5.

青春痘

一眼望去兩眼望去
摘了眼鏡望去
甚至閉眼望去
短淺的目光有時胳膊很長
不過無論長短
慾望是平等的
只要有一片土地
青春就會在那裡種植青春痘

2014.6.

受難者之歌

他們在各種地方
各種季節受難
街邊、橋的左右
種族和體制內
鄉村及城鎮
知識裡甚至互聯網之外
是啊
受難處又是生存的延續地
而且高科技也必然在場
所以他們的受難
被不斷地刷新
甚至把旁觀者
也刷新成了受難者

2014.9.

代 言 者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
玫瑰花超越了所有的花
經常漲價不說
還時不時地在節假日脫銷
它並不比牡丹和水仙華麗
也不比臘梅與菊花更有個性
但在它為西方的愛情代言之後
就再也說不清東方的習慣了

2014.9.

是悲是喜自己有數

我夢見幾顆長相時尚的果樹種子
在被稱為過度使用的土壤裡
以工業和高科技的姿勢成功發芽了
它們生長的速度快於大自然的豐收程序
在枝頭上鼓出花苞形狀的幾天之後
就能看見商標啦
而商標上
“本產品不含防腐劑”的筆劃
也沒有長成錯別字

我順手扯下一個果汁易拉罐
像炫耀自己孩子般地衝出了果園
幾位路過的過來人淡淡地對我說：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是悲是喜
你自己有數

2014.9.23

情詩也可以不設性別

幾年前
我啟用了思想的斜路
很快就接近了你
但我沒想到
斜路竟然被你逐漸走直了
這就像

■ 遠方

那一排棕櫚樹

多少代的基因改良
努力向上
成了每日的功課
面向大海
拔地擎天
那是代表一大族群
全部的精神所在
太陽神是世襲的圖騰
大清早的朝覲轟轟烈烈
滿是奔湧燃燒的虔誠
獻身的玫瑰
在火熱的眺望中盛開
而黃昏的儀式簡潔
注目禮深情一往
最後的彌撒
在最後的禱告後
用寬容悲憫的微笑
向這嘈雜無奈的世界
道聲晚安

草叢隨風打著綠色的拍子
其實
那是在為土壤裡的蚯蚓伴奏

2014.9

野蠻頌

對自私的慾望來講
文明也是野蠻的
但按生存的經驗來說
野性不應該總是聽從器官的
應該用思想裡長出來的牙
去咬住追隨原始程序的骨頭

2014.9.

自斟記

3/4 一瓶的酒不大經喝，多數的時候我都是買 1.75 大瓶的。一瓶可供七、八天的消耗。習慣上每夜上床前才來上一杯。一茶杯之量大約是 220 到 250CC 之間。多了，微醺。少了，不大自然入睡

一夜，杯中已盡，意猶未足，打開木塞想再補上一點，瓶口嘭的一聲之後：

還要倒呀？（居然開腔了）

補一點點嘛

小心變酒鬼呵

我拿高瓶子在燈下照了照。大約還剩 1/5 的樣子

就你這幾滴我全灌下去也沒什麼了不起的。哼！從來都是酒隨人意，沒聽過，今天世道變了，還有酒會自作主張的

幾十年來酒同我相交莫逆。難得有時感冒傷風地來個小毛病才會將它忘在一角，最多也不過十天半月彼此不理睬。多數之間，酒我之間總是你不計較我的囊囊豐儉，我也不打量你的出身優劣，不挑剔杯蓋的粗雅，不理睬菜餚的有無，不論寒暑，大家都靈犀互通，從來都不會發出這樣的言語來。我愈想愈上火，特地又倒了大半杯，恨恨地朝它一望，它的口仍然張著，我貼過耳朵一聽，它噙噙然地似乎還想說什麼不中聽的話，我把瓶塞向它口中一壓，狠狠地拍了進去

火發過之後就著那半杯酒，邊喝邊想我同酒這幾十年交往的情形。中外對酒的觀念大大的不同。世人一般視酒為罪惡，成酒鬼毀掉一生的也的確多。一變酒鬼之後早也喝，晚也喝，早上的一杯叫 eye opener，晚上的一杯叫 night cap，汽車的手套櫃中有酒，辦公室的文件櫃中也有酒，每時每刻非酒不可，乃至生計、健康，全部完了，而且難戒。所以我們很少讀到讚美酒的西詩。在中國呢？酒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首先酒同詩的關係幾乎是密不可分，詩有詩仙，酒亦有酒聖。從孟德的短歌行，到太白的將進酒，對酒只有讚嘆，絕無怨言。尤其那句什麼千金散盡還復來，把我騙得慘慘的，我的最後的 20 元去了再也沒回來，一直要等到月尾發薪。我把他的呼兒將出換美酒改作將兒呼出換美酒算是略作報復。一輩子與酒為友，走南闖北，太平戰亂，豪市窮村，大家從不相棄。最為不易的是它既不是非我不可，我也有過一月兩月說不喝就不喝。相互之間無所主奴。就像子美在他的登高一詩中所說的那樣潦倒新停濁酒杯。因病的緣故，酒杯說停就停，不必去什麼勒戒院，又是醫生又是警衛使出那麼大的陣仗來

半杯已盡，睡意漸隆。人說斗酒百篇，在我卻是斗酒一覺，半篇也無

2015 L. A.

一個陌生人給你一個微笑

一個場景一份愛

一步之遙

一朵花

出現

絕非偶然

一個陌生人給你

一個微笑

一束長髮的絲帶

真的可以

繫著

一個風光明媚的春天？

招 艷

是的

茫茫的雪地上

群旗舉起

白梅一樣的溫柔

靜靜而開

悄悄而落

後誌：台灣著名詩人洛夫早年有文章說過：白髮等於向無情的歲月豎白旗。

露水猶輕

風來過

落葉走了

露水猶輕

夜來過

意重情深的你

也走了

2015 年寄自香港

■銀髮

當我年幼的時候

有一個晚上
 媽媽牽著我的手
 從外婆家回來
 我發現
 月亮
 怎麼這麼好奇
 沿著鄉間的小徑
 也跟著我們
 走

我們走到哪裡
 就跟到哪裡
 甚至在天井偷看媽媽
 替我洗腳

床上
 我將祕密告訴媽媽

她在我耳邊溫聲細語
 那一定是城裏
 辛苦工作的爸爸
 託月亮回來
 探望
 我
 們

2014-10--25 北卡

當媽媽年老的時候

有一個晚上
 我牽著媽媽的手
 攙扶著
 上車
 從親戚的宴會回家

媽媽發現美國的

■于中

倒題兩首

貪吃人間煙火
 難以立地
 成
 〈佛〉

渾身佛法無邊
 趕走牛鬼
 蛇
 〈神〉

1/15/15 寫於休士頓

月亮
 怎麼這麼好奇
 沿著市鎮的雙向車道
 一直跟著我們開的小轎車
 追
 我們開到哪裡
 就追到哪裡
 甚至從家裡的玻璃窗口偷看我
 替媽媽按摩
 搥背

睡前
 媽媽將祕密告訴我

我在她耳邊溫聲哄著
 那一定是
 天堂裏
 思念我們的爸爸
 託月亮回來
 探望
 我
 們

2015-1-25 北卡

■謝勳

及時的氧氣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
 (Mustafa Kemal)

奧斯曼的肺部
 被瓜分
 窒息
 需要及時的氧氣

手，指向遠方的天空
 你登高一呼：
 同胞們，你們需要的力量
 就在自己的血液裡

你披上星星
 戴著一彎新月
 跳入一整片的鮮紅
 翻新了突厥的靈魂

你穿梭在
 西方與東方
 世俗與天堂的辯證中
 拒絕讓來世架空今生

萬人歡騰中
 你累了
 頭朝向麥加
 躺成土耳其的神聖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向明	\$65	支持
	謝勳	\$50	
	李雄風	\$80	

■杜風人

顛覆愛情

怯於涉足塵世人間的樂土
情願掛勾一生空洞 有腳不走
人的覆轍 倒過來活的蝙蝠

橫看側看 相忘於江湖的莊子
濠上魚之樂的辯白 豎看
放眼一片雲天 鳥之樂啊

衝出心靈無為的黑洞 逍遙遊
洞外局外邊緣之外 上下求索*
仍分不清 是天是地

看穿了廬山的黑夜
自己 反被黑夜
染黑 蘇東坡您說呢

長江滾滾東流水 風潮狂浪
天翻地覆 把愛
倒吊起來 神魂顛倒地
做愛

遂發現 當下
愛情的是非顛倒

*屈原行吟：“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西奈山

修道院牆角的長青藤蔓
爬出條理分明 悠悠縷縷
漫漫幽幽 愛的晚禱

風沙 星月下也循音禱告抄襲
深入閱讀 一頁覆一頁
旭日破曉 不經意
把聖經上 一座山
翻過一頁

害得考古美學的歷史痴癡 尋尋
覓覓 鑽仰追問
上帝 千百春秋

祇為了 從人心的廢墟中
挖掘 一座高山仰止

絕版的山河

沒有一座山 如此沉重的痛
重重鎮壓五千年盤石下虯根盤錯的
真相關節 沉甸甸的大內血壓
春秋吊詭無日無月無詩的痛風

沒有一條河 如此流長的苦
湮遠嗚咽 梗堵河床千百年
貶謫的化石頑痰 沉吟暗湧暗吐
一口一口悠悠幽微的苦水

吸塵器

曼哈頓 是地球上最繁華浮躁的島
紐約最寒冷的冬天在島上的華爾街

當倫敦巴黎東京香港 搓手
為華爾街冰冷的道瓊指數上下哆嗦過後

紐約的春天還很遙遠 百老匯
歌劇院滄桑的融雪腿 踮躑
踮落那一片軟綿綿的海棉雪花
汲納百川 披星戴月的異鄉人

把扛來的青春 心甘情願地
融化於紐約春雪的繽紛

繽紛過後風華落英的紐約客
夕陽無限好 從公園坐暖了回憶的石凳
拎一壺飲餘的晚霞回家 踽踽走下
百年滄桑的紐約地鐵

一驛站一驛站地通過隧道 驀然回首
已不是過客 自己擁有最珍貴珍惜的

■林啟

詩論一首

1. 詩、道、空、六經

道中有詩
詩中有道

詩即是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即是詩

我詩釋六經
六經釋我詩

2. 讀秀華體①

農婦粗實的慾望
正粗曠地裸露
大半個粗俗中國
在粗鄙地注目

粗實而直白
粗曠而有力
粗俗而能流行
粗鄙而合眾欲
如當代鄭聲②
思邪而無拘

①余秀華詩〈穿過大半個
中國去睡你〉在國內網路風
行一時。

②《論語》中有：“鄭聲
淫”；“思無邪”。

青春無悔築一巢相思 也化外
領悟到 紐約的春天亦如這古老的地鐵

是一部吸塵器 把美國
常春藤名校的精英 不斷地
吸到這裡來 暗幽幽的小軟管
是通往夢想 走向未來的隧道

當你穿過隧道 遂發現
那裡積蓄的是垃圾

2015.3

■逸雲

一位現代簡陋派詩人

記憶是一串事實卻又不時波動著的圖像，
在腦海裡無休止地再創作和修改，
儘管它看起來總處於休眠狀態。

我記得那一天，

我們金鷹大宴會廳座無虛席，
耐心地等待著一位著名詩人的出現，
聽說他頭上有著袁世凱和毛澤東的影環。

一個中年亞洲男子穿著家常的秋衣，
隨便地走上講台。

期待一個體面公文包的我
驚訝地看到一隻細長的手
伸進一個透明塑料袋，這種袋子
已被加利福尼亞州超市禁用了，
釣出幾張詩頁來，像活蹦亂跳的鯽魚。
我們的廣告選擇了他

似乎連三歲孩子都會明白的真理：

“記憶是甜的。即使是痛苦，記憶是甜的。”

詩人以溫和的聲音開始朗誦，

“一次天很冷，父親脫下他的藍毛衣，
把我裹了起來，我從沒有把這件毛衣
還給他。

這是一件父親穿著移民到美國的毛衣，
一件，讓我穿著長大成人，只是袖子
太長了……”

啊，啊嚏—嚏—啊啊嚏——

麥克風滑稽地誇張了他的噴嚏。

推開話筒，

聽我的自然聲音更好，對不對？

對——！

飽食自助餐飲的聽眾趁機打了個飽嗝。
不停用餐巾紙抹著滴個不停的鼻子，
詩人好無不好意思地說，過敏要知道，
我一下飛機，就鼻涕噴嚏連天……

當然，大家都知道，過敏原到處瀰漫
在洛杉磯，
就像北京濃濃的霧霾一樣。

個別聽眾忙著上下滑動蘋果手機，
一個女生舉起了手，“你能讀這個
嗎？”

“哪個？”

“……”

嗯，那個嘛，數年前寫的，
不在這些頁子裡，你讀讀看。

呵，呵，呵——

請大家問問題，我喜歡與讀者互動。

我是怎麼得靈感的？

記得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從身邊的妻子
滿意入睡後的鼾聲中，突然獲得一種
靈感。

什麼時候寫詩？

幾首好詩是陪兩個孩子玩的時候寫的。

每天做什麼工作？

什麼都不做。宅男，也許讀點兒書，整
天做夢……

讀中國的東西嗎？

不多。也許，一點兒哲學。

……

他東西方非異的謙和回答，很有點兒
禪味。

講演不動聲色地來了個慢剎車，

停時，正好該為他的四本詩集簽名了。
隊排得長長的，沒機會跟他合影留念。

許多天，不少個月過去了，

這幅現代簡陋派詩人的畫像，

不斷在我的記憶中來回浮現。

一種簡單，一種酷，

一種不加任何修飾的自然，

它是現代生活中對自己靈魂和生命的真。

你也可以做到，如果你選擇。

2015年洛杉磯

■韓吉琴

想 你

一個人的時候想你
想一段時空的交彙
想一段光陰停留背後
想一隻飛鳥抵達的遠方
想流水叮咚的心跳
越想心越空

生病的時候想你
想扼制體內豹子的左衝右突
想引渡數萬隻蟲蟻的走向
想鐘擺打住退回美好
想明天溫暖的太陽
越想心越疼

藥 引

倒下的身體
就像一枚枯死的黃葉
飄零於水上
那推開的層層漣漪
終究 扶不起
一顆潮濕的心

多年前的一封信
泛黃的紙張上
那麼多的文字都站立著
彷彿急於出征的士兵
擁堵在心口上

權且 把這一枚枚的文字
當作藥片吞下吧
填補 彌合 修正
這些年
風雨飄搖的日子裡
遺留下的漏洞

2015年寄自內蒙古

■君兒

我不悼念

是活著的人必須要死
所以我不悼念
是我們從未相識 謀面
所以我不悼念
是寫詩從來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
所以我不悼念
是一把菜刀超過了我軟弱的意志
所以我不悼念
是我也有孩子 有愛人 有年邁卻仍然糊塗的母親
是我比你多出來的生存說不上幸運
每天漢語都來拷問
其實我畏懼再寫一如畏懼塵世的勞頓
是你的名字已成為賬號
是兩隻稚子的眼睛還不懂得永訣和悼亡
是我無法想像流盡熱血的身體能奔赴何方
那日日升起的太陽裡是否有縷光明
來自一個詩人的創傷
是本性的卑賤使我們一再逃亡
10月4日的晚上我還在濟南
法官學院六樓賓館
半夜起來洗血染的被單
從體內流出的血
源源不斷
最終在10月5日的火車上
把我放倒在擁擠的過道
列車員把我扶進兩列車廂間的列車員室
忘了什麼時候我昏昏睡去
而在這之間一個他鄉的詩人已經死去
看著人們悼念 寫詩 捐錢
看著人們把新生和已死排在同一塊版面
是紛紛的言詞使我無言
所以我不悼念
這麼好的十月 桐葉飄蕩 秋空湛藍
我病在床上 為文字的無助而傷感
他鄉的酒席已散
他鄉的感動已如霧如煙
如今我讀著你的文章
想像是自己的屍體
橫陳在天地之間

■黑沙灣

巴士站

今天不想去海邊
不想聽浪的哭聲
今天不願漫步沙灘
再也不願看海燕飛翔
於是我去巴士站
想讓巴士把我載去逛逛
身邊的景物擦身而過
一站又一站
天格外地晴朗
心從未有過的灰暗
走走停停
人生苦短
巴士外的世界
巴士內的心態
誰在乎晴朗的天
也不在乎路到底有多遠
上上落落
人生苦短
我的心內悲哀
似乎巴士裡的每個人
早已習慣了陌生
人們只在乎到家的站

有故事的女人

一個瘋女人
奔跑在礁石叢
浪花在赤腳下潑濺
風把她旋轉成水柱
長髮飄成旗幟
撕裂的衣服
每一根經緯都是
糾結的情節
她是有故事的女人

她的過去與海有關
也許情人拋棄了她
並排腳印終止於此

■楊子軍

自然的力量

寧靜的時候
你在哪裡
沉默
游蕩
旋轉
積聚

你無形 無影
卻可以附身颶風
閃電 雷鳴
讓一切變形

還有和水
你把清澈的水
溫和的水
變成暴雨 激流
你想證明什麼
或者只是渴望人類的敬畏

如果是這樣
我甘願跟隨你
被你打碎
無數次
只要能重組
成為另一個我

2014年5月11日

也許她弄丟了心愛的男人
一任浪撕咬不盡的追悔
為何又在狂奔
為何對海呼喊
海鳥聞聲撲撲亂飛
沒有人知道她的故事
浪徒勞地揩她一臉的淚

可憐的瘋女人
懷著大海一般豐富的故事
對著大海

■木子紅

我在南非

一、詩裡的曼德拉

那一年
不在千篇一律的新聞裡
而在錯落有致的現代詩中
我以詩人的方式與曼德拉初遇

從此
追逐替代擦肩而過

這一天
對曼德拉廣場的經過
陌生的廣場如此親切
只因曼德拉無處不在

巨幅塑像上起起落落的鴿子
帶領時光慢慢地聚聚散散
廣場中央斜斜的噴泉
是曼德拉離去時不停歇的大雨
從那一天下到每一天

我看見曼德拉追逐自由平等的身影
令天空更空

我冒昧地借助曼德拉的高度
在他身旁揣度自己的尺寸
卻始終無法確認自己

哦，原本我不必說出

二、跳蚤市場的聖經

微笑，然而討價還價
跳蚤市場不改初衷
紅塵滾滾

轉角，棉質掛飾輕輕擺動
擺攤的黑人女子

■遠在遠方

藍

藍藍的月光，倒映在
蔚藍色的海

藍藍的海風，浸著春日
靛藍色的雨

藍藍的浪花，輕搖沙灘上
擺動的藍裙

我站在，藍色的月光底下
凝視遠方憂郁的你

不介意，黑夜的雨點打濕風中
褪色的自己

03/24/2014MD

手捧聖經，安身立命
紙質的聖經，棉質的溫度
這一幕長驅直入
鏡子一樣晃動我的目不暇接

她並沒有任何動作
為什麼我卻看見
她在我眼前拂去紅塵
天色已暗
為什麼我卻看見光芒四起
照亮這世上最深色的臉龐

我力莫能及的聯想
一言難盡

情不自禁地駐足交談
一問一答，與市場格格不入
卻也別開生面
她笑問，你是否也信
我笑答，還沒有
我們的微笑繁花似錦

■蘭蘭

小狗，你到底 還要留守多久

這幾天都在下鄉
老人、老屋、小狗
一次次，框入我的鏡頭
孤獨，成為最心酸的鏡頭語言

夕陽習慣性地走著下坡路
苦楝樹的骨骼
又矮了一寸
小狗和陰影
相依為命

那盞枯荷，不知道在等誰
信念都滅了
那條河流不知道在思念誰
眼淚都哭乾了
那條小路不管是坐下
躺著，還是站起來
希望仍然看不見

小狗，你一次次默默地跟在老人身後
陪著他的憂傷，貧窮
衰老和疾病
小狗，只有你
才如此捨不得他這把老骨頭

枯草，用孤獨愛我

生活，用悲傷愛我
愛情，用傷口愛我
枯草，用複數的孤獨
愛我

在愛情面前
思茅，你寧願高傲地枯萎
也不願像塵埃一樣卑微地戀愛

2015年寄自重慶

■劉虹

回到諾曼底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底

從6月6日慶典的枝頭。垂掛著
老兵的勳章，首腦們伸出的手和笑容
從禮炮轟開的花蕊，花蕊上站立著的
阿羅芒什祈禱的鐘聲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底

從20世紀的鐵血和泥濘。奧斯威辛
珍珠港，斯大林格勒……60年中拔刀相向的
朝鮮雪峰、越南叢林、海灣沙漠，和21世紀
巴格達與烏克蘭痙攣的街頭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底

從非洲母親乾癟的乳房，約旦河兩岸爆啞的
孩子的夢。從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靖國神社……從剪去黃金時段的電視暴力
語言暴力精神暴力，和所有暴力的花名冊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底

從《聖經》、《太陽城》、《動物農莊》
《人權宣言》，西方的鮮花廣場東方的文革
從《戰爭與和平》角鬥場上滾落的《神曲》
那煉獄中奄奄一息的文明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底

從這樣一段距離：槍支到橄欖枝
炮火到禮花；從這樣一些時刻：7.7，8.13
8.15到9.11，以及永遠的1944.6.6……

讓我們從不同的路徑回到諾曼底

從聯合國憲章，從諾貝爾和平獎或者
更早：從創世紀，從盤古開天地乾脆
——回到魚！讓我們在諾曼底重新下水
以便卸掉武器重新登陸——成為人。

■季蛟

候鳥

秋涼了

一群大雁飛過頭頂
帶走了我的目光
又一群大雁飛過頭頂
帶走了我的心

大雁在南方落腳過冬

我不是候鳥

心和目光

又千里迢迢飛了回來

盛宴

黃昏降臨了，一切安份的事物

都收攏了翅膀。此時

我們正穿越一片白楊林

眼睛，耳朵，嘴角和每一個毛孔
驚悚而神秘

彼此不說一句話，而羽毛

貼得更緊了，像兩隻灰喜鵲

樹和樹，葉子和葉子

將我們一步步引向林子深處

偶一佇足，彷彿看見往事

在前方竊竊私語，安排一場

永不抵達的盛宴。那些久覓而不得

的舊時光，突然從四周漫漶而來

下雪了

其實

你落在哪兒都一樣

白得乾淨

白得徹骨

白得江山失重

白得衣袍遼闊

一夜間，讓整個世界都變了顏色

■彭國全

浪，大海的風骨

浪

大海的風骨

硬得梆梆響

響梆梆的

把礁石敲得滿是裂痕

給天空看

管好飛鳥

別以為堅喙犀利

來硬碰 至碰到淹掉

浪

一條條肋骨

壯闊無邊

坦然展開

大海寬宏大量的胸襟

容納百川投奔

容納風暴發洩

容納太陽耀金

更讓人類的智慧縱橫馳騁

將把水晶宮端上來做樂園

浪

陽剛與陰柔的合力

貫穿大海每個骨節

扛起陸地為己任

不卸肩

不分心

總是精神抖擻

浪

大海的風骨

2015年寄自紐約

而那隻躲在樓檐下的烏鴉

偶然尖叫一兩聲

還是黑的

2014年寄自邯鄲

■方壯霆

詩 緣

大浪淘沙的海邊，聳立著
兩座鬱鬱蔥蔥的高峻大山

一顆小沙粒，隨一陣輕風
投緣至大山之腳，隱隱地
頭頂上折射榮耀之光暈

在被下一排波浪淘汰之前
我要與敬畏的峻峰合影
不為攀附，只為了催眠作夢……

夢飛的詩人，指天揮毫
塗七彩靈魂之歌於粉白人生之畫版
謳不完的滿山秋紅，流不盡的一江春水

後記：上一期的新大陸詩刊載了我一首
由歌詞翻譯而成的詩。我的名字居然緊跟
在非馬和秀陶兩位著名大詩人的後面。明
知是按程序排版之故，仍深感榮幸。

2015年2月6日

詩 香

掩書小憩，漫步後庭，不經意
一隻玲瓏的紅頭綠身小蜂鳥
忽而上竄，忽而下跳，或前或後地
幾乎在我鼻尖上翩翩起舞

腦海裡的蜂鳥還未息步
迎頭卻飛來了一隻橙色的小蝴蝶
慢條斯理地一擺一晃
在我的臉龐輕擦而過

我身無花香，何以招蜂惹蝶？
莫非是，來自書中濃濃的詩香……
綠蒂的木棉，或是夢蝶的心蓮？
令野的薔薇，或方思的仙人掌？

香自何來，無關重要

■關淑媚

雪

我在雪裡
你在哪裡
記得那年也是大雪紛飛
我們漫步公園結冰湖面
你說 不要怕
唯有冷才明白愛有多熱
又見雪飛紛紛
你去了哪裡
我怕找不回你
立時學會了電腦 打字
憑電郵拉緊情絲
你說太慢了用短訊更好
剛換上智能手機 微信
在裡面 不知那個是你
雪紛飛 雪們幫我找你
雪飄飄 雪們幫我呼喚你
我在這裡 你在哪裡
睡了 白雪可喚醒你
不答 我寧可死了
冰冷的湖面 我獨立迎風
踩碎腳下的冰塊
掉下去吧
讓白雪淹沒 一切
讓世界潔淨 如雪

2015年1月26日於紐約

能香我如醉，惹來蜂飛蝶舞的
想必已深侵我骨我肉我無神的心靈

詩可言志，吶喊，抒懷，訴情……
於我，詩
如一葉放逐自我的輕舟
尤其在江湖的黃昏時分

任水飄流……
幾聲翼鳴，一頁幽香

後記：該日，讀了最新一期的新大陸
詩刊，出門就奇遇蜂鳥和蝴蝶了……

2015年2月8日

■蔡可風

霧 霾

透過空幻 走入朦朧
走出迷離 白樂天
低吟著 花非花霧非霧
如朝雲般 無可尋覓
留下唐宋爾來美妙的春夢
點化神州 大地山河星空
休辜負
年年月月乘輿而來的
雲間月 霧裏花 雪裏風
擬就五千年文化史
從有限衍生出無窮 淨化
成為東方至善至美的傳說
流向亞非歐美 贏取頌誦

是誰
首先發難了階級仇恨邪說
是誰宣稱
無產者憑鬥爭可解決貧窮
在瀰漫的硝煙裏 建立
宣稱從此站起來的帝國
無形的教化 有形的污染
張開了 驅使炎黃子孫
落入 萬劫沉淪的大黑洞

六十五年來的污水洗腦
垢土扶植的二代官三代紅
憑借貪污腐化 上下串通
大言不慚 要構築中國夢
讓沉埋在 霧霾的人間
認不清
前前後後的歷史 景物
呼吸在霧霾裏 無所適從

2015年3月
看柴靜“霧霾”於紐約

■李斐

唐人街系列

1. 靈車

我生本無鄉，心安是居處。
——白居易〈初出城留別〉
試問嶺南應不好？
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蘇東坡〈定風波〉

想再一次
看看唐人街的面目
可是腰身撐不起來
眼睛也睜不開
奏樂的聲音不明
勿街路上轉來轉去*
行人站在街口
數著車輛經過
有人指著車前照片
這人好像
有點面熟
花園好大

*勿街 (Mott Street) 紐約華埠主要街道。

2014年12月31日紐約

2. 逛街

書店一家一家關門
西藥房卻越開越盛
眺遠視近眼鏡行
碰面就是
老人家和唐人街比賽
誰先老化
髮型屋數了一個上午
也數不完
南貨店一街三店
售貨員也忙數著
自己的手指
禮品鋪的老板娘
望著遠來的遊客
生意難做

也忘不了向我訴苦
地稅房租

2014年12月31日

3. 咖啡室

上唐人街第一件
要務
來一杯咖啡
叉燒包或黑椒雞包
咖啡室到處
是人
我慢慢打量這本書
言語面貌舉止
尋找與我內容
相近的書頁
前翻後覆封面封底
漫畫數張

2014年12月31日

4. 報攤

紐約好多行業
都被時間帶走了
舊時刷鞋檔唐人衣裳館
甚至 Superman 更衣室
所有電話亭已經消失
如今若有過得自在
融入低頭族科技世代
唯是有一個異數
當大眾都在上網落網
華埠報紙攤依舊無數
明星的八卦新聞赤裸
官人被揭開醜事成籬
免費報請客不用破費
阿叔阿伯大孀大媽
好意思說
無聊了嗎

2015年1月1日

5. 單車

我有一位老友

■陳葆珍

風雪中的花王

門前的小雪山
吞噬高貴的牡丹
頓時淹沒了
王者的威嚴
不！王畢竟是王
我分明看見
那被雪覆蓋的宮殿
花王穩坐聖壇
下聖旨把雪流放
喝令馬上滾回去
回到山川歸附大海
揚言為王不久升殿
令群芳鳴鑼開道
雖不是去年那一朵
但肯定比往昔
更燦爛

2015年3月5日紐約

哥崙布公園附近
開了一間士多
售賣報紙汽水雪糕糖果
日常用品啤酒和樂透
晚間非常熱鬧
大人小孩熟客和遊客
買賣以外大家有個暖窩
方便街坊當做交際場所
但他自己卻大大的不便
市府把門前長長街道
圈劃起來停放自行車
馬路的空間沽價出讓
唐人街交通污名壅塞
他每天上貨落貨
能夠投訴什麼

2015年1月3日

■ 達文

孫悟空

我和山的婚姻
被一張符籙
粘壓成柴米油鹽

五百年的虛假情緣
彷彿令我風乾
哦不 戰鼓又近

敲打曠野之心
我的頭顱每痛一下
念一句大悲咒

太 陽

我總是赤裸的

只有瞎子
能看懂我

煉 句

讓花凋零
把葉子摘光
剝盡皮囊

再簡約不過的枝幹
為我探路

成 熟

你長高了
歌少了

愛看
中午的陽光

■ 馮冬

民工似的人們

畫上有一隻鞋但不是他們的
他們的破鞋不在畫上，也不在工地
每人有一個包袱裡面有一隻貓頭鷹

他們累了睡在貓頭鷹上

他們每天在屋頂搭積木又跳幾下
看看空中樓閣是否已經結實
一個人的屋頂就是另一個的地板
他們遊蕩在每一個自己搭建的平面

總在偷工減料的命令中完成
一件不可能的任務，不能想太多
任何一種勞動有其時間，如果
一張口的慾望不給一個人任何時間

那麼他們會建巴別塔一樣把剝奪的時間
壘砌成一次密不透風的暴動

2015年寄自南京

安 人

記憶中
印象最淺的
是你的青春

只好用
一年一度的山花
重新拼圖

讓雨在田野上
點燃霧一樣瀟灑的
淚光

哦 我聽到了河岸下
模糊的歌

■ 蔡寧

從東山去東晉

東晉，很遠很遠了
似乎又很近很近，在東山
我執筆沾起一滴瀚墨
就有書聖王羲之的呼吸
就有畫聖顧愷之的笑聲
就有謝安與他們品茗聊藝的身影

去東晉，東山的確有條捷徑
山巔，那盤棋定格了死與生
謝安舉棋若重，輕輕地一擲
濺起肥水陣陣驚濤駭浪，呼嘯
公元 383 年烏雲翻滾的天空
風雨過後，東晉萬里江山明淨

書聖縱筆於天闕，豪氣
入石三分，畫聖
畫龍點睛於金陵瓦官寺
萬道霞光波動著游絲描
絕妙了東晉的詩情畫意，那盤棋
也一再傳播東山再起的意境

詩仙李白來了，漫步山巔高亢
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文豪蘇軾來了，履行山道嘆吟
謝公含雅量，世運值艱難
東山升起一輪讓人津津樂道的秋月
灑下奇異金陵的月光

多少春秋過去了，唯有東山
可直抵那遙遠的東晉，我時常
漫步於東山，猜想倘若沒有那盤棋
中國或失卻一座丹青的高峰
那些美輪美奐的東晉異彩，也許會
灰飛煙滅於前秦符堅燃起的戰火

我甘心淡泊於東山的一個高度
常常去東晉拜訪脫落庸俗的賢聖
那些並非隱隱約約的魏晉風度
橫平豎直著漢字的力量
不斷連接我體內斷裂的骨骼
讓我一再生動描繪日新月異的風景

■陳文君

1990年生，南京大學戲劇專業碩士，
現為雜誌記者、編輯。

傍晚

世界向我展現它自己。
傍晚的太陽亮若銀盤，
它與梧桐樹與刨冰的聲音在一起。
也許以後只要看到太陽，
我將記起梧桐有鳥棲息，
還有那些饑嘴飢渴的人們。

當然還有蹦跳的啄木鳥，
我第一次看清它走路與飛翔的姿態，
彷彿夏季捉摸不定的嘴巴，
意義無限豐富。
這不會是最後一次我讚頌自然。

■風卜

1990年出生，燕湖沈巷人，偏安於
金陵。

一生 ——給 W.Y.

你輕輕地便說出了我的一生……

那個漫長的星期日的下午，
結核般油膩，幻燈片一樣閃過……

我們多麼青春！
可怖的美時刻在誕生著，

在沈巷電影院，擁吻——像哨兵
在樹林裡躲閃；

像冬日裡刺眼的白魚。

我們閱讀，彼此曝曬，
並在金色的陽光裡浪費了一生……

■顧星環

生於江蘇南京。南京大學文學院中國
現當代文學碩士畢業。現為《青春》文
學雜誌編輯。

中元節

沒有故人來探望我
只丟失了一些小東西
有一天它們還會回來
攜著些令人想不透的信息

祭祀是奢侈的
還有祖先頭頂著河燈
曲水流觴一類的古意
沉默著與我們保持距離
只有賄賂的香火氣依然

客廳的金魚在古怪地褪色
但也許是我的眼
正如他們說今晚又是超級月亮
但我只覺出一枚微黃的苦藥片
治不好心的亂離
與世上的熱鬧

■焦窈瑤

1988年11月生於南京，文學碩士。

夏日的遺照

相框內起伏 肉慾蒸發的透明
冷淡的手臂掛滿電線
擰乾城市 流膿的綠影
玻璃唇咬緊鬆弛的天色 紛紛
墜入水缸
光潔的詞殼綻裂 無數
爛熟的吻

太陽的溫度萎縮成堅硬的儀式
調遣樹頂
雕花的星辰 跌落馬背
那在夏日遺照上彈撥月亮的
吞食姑娘眼珠的蟬
已被錄進 秋天
一紙 漫長的通緝

■金周

1989年生，江蘇淮安人，南京大學哲
學系博士研究生。

詩

隨便把我埋在空氣中的一個地點
用霧的聲音觸摸，用呼吸感受
用樹，用鳥和花草的地址寫信給我
沉默總是開頭
我輕聲讀出那一行路過的風

沒什麼留下，太陽也在他們觀察的
記錄中變成句號
當然物體是一些林立的詞
但他們只讀出寂靜的陰影
在十二月，在十二月的樹上還懸著
一些沒用完的往事，我就從它們幽
暗的體內
運來這首光斑大小的詩

■蘭童

1992年生，河南周口人，現居南京。

世間品

下午。裸著下身躺在床上
身子漸綠。陽光暖透我的
陽具、子宮

和從未存在過的身體。

“我有多少天賦，就有多少性別”
每日被死熏蒸著，一無所附
而不分東西。直到月亮來了
方才認定這虛無世間。
這死過一百回的身子，多麼美。

■李揚

1987年生，現居南京。

兩條魚

兩條魚是兩種疾病找到同一副身體
兩條魚是兩條眉毛在馬桶裡變化多端
想到這兒我打一個冷戰提上褲子
匆匆離開

這禮拜被霧霾環繞我不得出門
這禮拜世界總體安寧局部動蕩我
被便秘困擾
兩條魚是兩條多事的靈魂輕描淡
寫地環繞著生活

■王暢

江西贛州人，1993年1月生，2014年
畢業於南京大學文學院，現暫居南京。

快遞街

光線在舌尖變得苦澀，一條訊息
空曠地溜進了下午五點鐘。他拽
緊身子
穿過敗落的人群。那不詳的遠方，
彷彿童年的祖母藏在深秋裡的柿子。

寄件人的名字，寫在了黑色的包
裹袋中
迢遙。而迷人的是，
不動聲色的男女們，對命運的洞察。
粗魯的撕扯，像一次未經審核的
初夜。

突然一陣風吹起。所有人都抬起
了頭，
注目一個飄在空中的袋子，
它破碎的身軀，像一位隱匿的少女
說出：收件人、地址和聯系方式。

他們看著，心不在焉卻看著。像童年
每週一的升旗儀式，他剛剛換上
堂哥留下來的秋褲。在凌亂的目光中
竭力躲避，戴著花環的女孩。

那是他夢寐以求的，他未來的妻子，
也許，他所不認識的女人，在開
春的午後
她從他的身邊經過，譬如每一次他們
坐在了同一間自習室裡。

猶如一場凶殺案的現場，他機警，
若無其事地離開。在很久以前，
他就習慣了
看著父親，平庸的衰老。而此刻，
他摁緊了大拇指，刮去名字，
再次走入人群。

■熊森林

1990年生，畢業於南京大學文學院。

四方記

它是立秋以來的第一場雨：透氣
的泉水
越過群山宮殿的屋頂到來。沒有
帶傘，

我們用精心挑選的小石頭，釣起
佛手湖的浪花，水的皺紋平滑

且消逝得最無聲息，像一場童年。
幾根染成紅色的鋼條，在虛無中

剝離出空間感，裸露的立體是不設防的刺蝟
而窗外的枯山水日夜上演絕處逢生後

重又墜落深淵的境界：我們需要一次回頭
與彼岸蓬生的大石，和另一叢植物對視。

■炎石

1990年生於陝西山陽，現在南京。

詠懷

一束火紅的玫瑰貼著海面向我生長過來
我的胸懷同浪濤一樣，時大時小

我的臉也是玫瑰的顏色。我知道礁石的心
還是乾燥的。在通往火車站的BRT上

擁擠是我們另一個不美的情人，而虛構
出來的月色是美酒。在小公園，我們吸煙

在肯德基，我們聊一點政治。那些食客
同蚊子一樣讓我煩心。而這並不是一段

愉快的談話，我望著並不存在的窗外
把完整的綠色橘子一船一船地撕開。椰樹

在風中沉醉，同任何一個離去的人一樣
你的康師傅和牛奶，都是社會的最好禮物

■無歌

1991年生於安徽宿松，研究生在讀。

芒

一整座大山
枕於身下。鳥雀緘口於林，
林間有風。
月亮於星群的臂彎中蜷縮，如嬰孩。
河谷空彈一曲流觴。
離人躡足，東方發白。
大山隱於身體，
如芒在背。

讀南京新生代 詩人作品有感

◎雷默

2012年以來，幫一家媒體主持《中國詩歌地理》，偶爾會讀到幾個年輕詩人的作品。此外，在伊沙的《新世紀詩典》微博上也讀過一些，印象較深的是余幼幼。還有一個湖南的，叫夕染，並沒什麼名氣。前些時候，遠在川大教書的覃賢茂君向我推薦了她的學生馬靜，我感覺也是有潛力的。對於南京90前後出生的詩人，我在南京理工大學的五月詩會見過幾人，但一直未有機會細讀他們的作品。

大概一個月前，我去紫金山轉悠，剛走出地鐵，被一個年輕人喚住，一回頭，是幾天前剛認識的熊森林。他問我去哪兒，我說隨便逛逛，他說，剛在紫金山腳下開張的先鋒書店，有一個詩活動，是南京大學重唱詩社組織的，喊他們幾個來當嘉賓的。我這才想起幾天前朋友說先鋒書店在美齡宮開設新書店，且專門經營詩書籍的事。他們邀我一起去玩玩，我說好啊。

就這樣，與他們一起玩了一個下午和晚上，問了一些他們的創作情況。我想到了遠在美國的《新大陸》漢語詩刊。

今天收到熊森林的郵件，一共11人，一口氣讀完，本來沒想寫這段文字，讀完後，覺得有感要發。南京的新生代隊伍整齊，水平之高，讓我為之一驚。

他們總體顯示了很好的詩天賦和寫作潛力。

第一，對於題材的處理，他們顯得很自信，同時也相對恬淡、圓熟。不像六七十年代詩人，總是顯得沉重。我們這代人，即使玩點幽默，也多離不開反諷，好像不關心社會、人生，不表達悲憫情懷就不是好詩人一般。他們更注重內心的體悟，體悟的對象包括自然、社會諸多方面。他們的視野非常開闊，不是一般的政治與社會普世價值，他們不想扮演救世主，他們只是自己。當然，這與他們出生的年代有很大關係。陳文君

的〈傍晚〉是最喜愛的一首。記得楊健也有一首〈暮晚〉：馬兒在草棚裡踢著樹樁／魚兒在籃子裡蹦跳／狗兒在院子裡吠叫／他們是多麼愛惜自己／但這正是痛苦的根源／像月亮一樣清晰／江水一樣奔流不止。兩首詩的意趣多麼不一樣。

第二，他們的起點很高，且走的是一條比較靠譜的道路。不是那種憑借小聰明，小智慧的取巧式寫作。體悟式的寫作，融入智性的思考，需要很高的把控力，特別是度的把握，弄得不好，就會失去平衡。我看他們的簡歷，有碩士，也有博士，這是否跟他們大量的閱讀有關，抑或是個人的悟性使然？但我相信南京這座城市一定給了他們更多的能力。南京有紫金山、棲霞山、幕府山、老山、方山、青龍山、聚寶山、牛首山……，也有長江、玄武湖、佛手湖、紫霞湖、琵琶湖、石臼湖、仙林湖……還有世界最長的城牆，六朝留下的眾多寺院，如此豐沛的山水、人文，對於生活其間的詩人來說是不可忽略的。

關於詩技巧我不想多說，單純談技巧我以為意義不大。何況他們的技巧都用得不差，甚至超過了我們這輩人中的多數。

●南京新生代詩人作品展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雷默

寂

你問我為什麼寫詩
就像僧問佛在哪裡
魚尾爬上你的眼角
憂傷落入我的心頭

夏至

夏至給木槿帶來榮耀
你可為什麼總是為名所累
美麗的花朵年復一年
馥郁陣陣，覆蓋你的傷痕

懷念

陰雨天，我想起你
好時光是雨中盛開的花
你是否也想起一些朋友
像一壺熱茶不忍放下？

絕句

露珠在草尖上映照天空，
花的眼淚流不盡人世悲哀。
星星是黑暗待放的蕊
月亮，一塊永不結痂的疤？

霾

因為霾，你戴著白口罩
因為霾，你意外走近我
我看見一雙美麗的眼睛
旋即消失於晦暗之中。哦，霾！

2014年寄自南京

■季陽

甲午小詩八首

1、詩行的空隙

白晝一行是仰望蒼穹的大地
黑夜一行是俯瞰人間的星空
詩行之間的空隙裡沉浮著日月
那黃昏的醉眼與黎明的苦心……

2、空山行

只要沒有人，山可空可靜
白猿青鳥皆不損空山的美名
幾代人的小沉淪已塵埃落定
一顆心的大覺醒比空山更空

3、背影

萬物皆是時光的背影，空間的痛
除了無言的聖子，四面皆放光明
有頓超的大寂靜，任性的小朦朧
左眼遍一切處，右腳入微塵中……

4、世界這古老的謎

在大悲殿的入口處，你滿眼含淚
世界這古老的謎，終於等到了你
你仍然是無解的謎，如果我缺席
正好你在我也在，苦海上全是玫瑰

5、我或者你的同一種奧秘

平安夜的盡頭，我默默地坐著
滿天的繁星，喚醒了滿臉熱淚
那初生的嬰兒，令我如此慚愧
將我未曾深愛過的人一一想起

6、往事之九

拈花的人，在深深的遠景上微笑
遙遙的遠景上，世界那朵花很小
從彼岸遠遠觀，劫花也值得一笑
拈住時空的指尖會流出多少英豪

■王貽高

賭局

教堂的鐘聲已敲過
神哦 我原是一名賭徒
刻意選在月黑風高的夜裡
出海

僅僅是一盞懸在夜空
擠眉弄眼的燈火
並不確定是否能抵達彼岸
在海上 我們隨波逐流

這一局
我拿明天的
太陽
下注

常年習慣了陰霾的
我

出海前
早就將自己瘦成一葉扁舟

2015.2.8 多明尼加

8、今天，你又回到人間

因為一位東方詩人的詩，她詩中的
砸向大地的雪，每一片都比頭顱沉重
它們無法在天地的盲眼中融化成光明
那一方曾被溫暖過的一貧如洗的天空
和我一起以容納一切的黑暗向詩人致敬

9、紀念

上一場紀念會的兩盞燈籠
日一月，至今無人願意招領
紀念的真實主題變成了疑問
誰是那尊讓天地銘記的故人

2015年寄自澳洲

■魏鵬展

面書

我知道對著牛彈琴
搖一搖尾巴
得不到打機的喜悅
布娃娃丟在地上
行人踩過
我按了惟一的讚
嘴巴都已生鏽了
畫一畫屏幕
都市的嘈雜變成無聲
無聲的空室的大叫
沒有回音
跑過清晨的公園
陌路人揮一揮手
我發現路邊的柳樹
有綠葉的氣味

2015年2月22日 深夜

射燈的熱力 令人很痛

我不是舞者
射燈的熱力令人很痛
我赤腳在沙石上跑
沙石很尖
血色的路沒有盡頭
格子很小
格子上爬來爬去
專注於高低抑揚
我知你一直在聽
抹去口紅 脫下最愛的華服
在最少光的地方彈奏一曲

2015年1月18日 上午

■唐德亮

預感

燕子預感暴雨來臨
低低地飛 向著大地
老鼠預感天崩地裂
成群結隊 狼豕奔突
向黑夜深處逃亡
一個老人 預感大限將至
請來木匠 為自己
打造一副標準棺材
準備將生命的終點 和
一些無法公開的秘密
幽閉在一個寂靜的居所

一群魚 面對異味的水
預感 末日來臨 卻
逃無可逃 只能讓水
將自己的軀體腐蝕 泡爛

預感中的雷風烈雨
來去匆匆 酣暢淋漓之後
是陽光的影子 書寫著
一個透明而深刻的寓言

喊魂

“兒呀，魂呀，歸來”
村頭大香花樹下 四孀
面對一堆燭火 大喊幾聲
剎時，風便慢了下來
雲朵停住了腳步。山溪水
啞然失語

魂游何處？再喊一聲
前世今生 草一樣起伏
山一樣奔騰 蟬翼一樣
抖顫

魂啊歸來！魂啊
你在哪裡遊蕩？在何處安放？

■何三坡

落葉

秋天了 我的院子裡堆滿落葉
它們顏色金黃
風也吹不動它們

月光

你提著裙子從後山上下來
樹葉在晚風中浮起
月光在木門上湧動

天鵝

它們在山間
散步 打盹 清理翅膀
躲過了世上的塵埃

魂披著錦衣 在四孀眼前
滑翔之後 飄向大山深處
無蹤無影 在時間的布幕
划不出一絲漣漪

活泉

隱藏在地表之下
汨汨之聲 是大地的脈動
惟大樹之根 莊稼之根
以及父親之根 祖父之根
方能聽見 這一天籟
吮吸這地母之乳漿

地泉清涼甜美 但有時又會燃燒
沸點 1000 度以上
從四個方向 向一個方向聚攏
鑽進千萬顆心 以它的力量
奔突 噴發 衝破厚厚土層
以瞬間的美麗 照亮
瞳孔中的天空

■曹福章

誰在文壇之袖刺了道口
滴下的血孕育了原始森林
森林奔跑的大象 野兔 老虎
眨著鬼眼睛的狐狸
幽靈一般的狼
太陽與月亮約會的時候
靈魂在這裡集結
詩人總是自己背叛自己
背鋸伐木
扛槍偷獵

原始森林

外三首

換崗

夜拉上南天門
收檢了星星月亮
揣著山川河流
跳進眼睛睡覺
誰家的雞鳴聲
敲開眼簾
放出了太陽

蜘蛛

沿著歷史的軌跡結網
被人偷渡 懸掛旗杆之上
沿著生活的軌跡結網
自己先頭下腳上
學會顛倒
太陽在腳的上方
一日三餐
顛倒屋檐樹枝石崖
倒掛成一幅畫

勞動

紙剛剛展開
田和地變鑽了出來
牛拉著犁 在希望上飛動
筆成為鋤頭或者鐮刀
詩馱著五穀雜糧 奔跑

2015年寄自四川

■戴珏

從我面前一直延伸到
天邊，深且狹窄
我戰戰兢兢地走在
大地的傷口旁
生怕掉進去

走進大峽谷

突然有一位魯莽的攀爬者
赤裸著上身
走上一座橫出的山崖
我驚訝地看著他一直走到
最邊緣處，然後坐下
坐在這廣大的天地之間
觀賞，沉思

壯哉！無畏的攀登者
我也在觀賞，沉思
有一頭驃鹿在我身後
的樹叢邊，遠遠地看著
我這位游移的
旁觀者

五柳先生

辭官歸故里已將近一年了，
農耕生活確實辛苦，不過我
一直都喜歡鄉村，總能找到
其中的種種樂趣。親戚朋友
似乎對我的決定表示理解，
有的還說了些祝願，老婆
偶爾會嘮叨幾句，大致是說

做農民收入少，總不如做官
穩定。我沒有順應世俗的志趣，
葵藿傾葉，物性然也；只要
不用再見到官場上某些人的
嘴臉，生活苦點也值得。暫時
家計還沒什麼困難，少量的積蓄
還能維持一段時間，不過
農耕生活終歸要看天意，
我在南邊開墾的田畝也不知
收成到底會怎樣？對於生活，
我並無奢願，無非是吃飽穿暖，
有茅棟棲身，閒時遠足山林，
或讀書撫琴；沒有美食不要緊，
偶爾能喝兩杯濁酒，與自己的
身影為伴，就會很滿足。其實

■黃日春

輕捷如飛鴻
雪泥上
落爪之處
縱使柔軟著陸
也痕跡斑斑！

歲月留痕

衝刺如梭子
機杼中
游走之處
縱使井然有序
也萬縷千絲！

鋒利如斧鉞
生命裡
砍伐之處
縱使一場春夢
也滿目瘡痍！

啊！人生似浮雲
歲月卻處處留痕！

2015.2.14 加州聖荷西

辭官之前我也曾反復思量，
要是我一個人，自然是率性
而為，但上有老下有幼，事情
便不是那麼簡單。雖說現在的
生活遂我的心意，有時總不免
覺得對不起家人，要他們跟著我
受苦是否應該？我年輕的時候
有過大志向，想去很遠的地方，
自覺讀過點書總能有所
作為，沒曾想官場紛濁，而我
又拙於人事，都不惑之年了，仍舊
一事無成。現在已經是盛夏，
這幾天特別悶熱，我坐在草屋前
的柳樹下乘涼，回想春天的時候
南風吹動禾苗的情景，每天
一大早就去田間，荷鋤歸來
已是月色東上的時分。秋天，
秋天會是怎樣的景象？是白露
為霜，還是晚陽中的金黃？

2015年寄自香港

■阿桂

溫暖 外三首

夢裡滿是書櫃的味道
那麼有層次感
一隻貓臥在格裡
與書依在一塊兒，哼著呼嚕
窗外，勁風吹
雪花飄

時間都去哪了

牙齒脫落掉堅硬的時光
用力咀嚼是一種幸福
當陽光從牙縫間漏出
以後的日子會不會黯淡

蘋果的誘惑

當我尚在酣夢邊沿，鼾聲
開始肆無忌憚
一小塊清涼的蘋果湊近我的嘴角
屋子裡先是靜寂
後是一口接一口的“啾啾”聲
就這樣被誘騙醒來，而你
趁機遁入夢鄉
讓我失眠了整個後半夜

走進2015年

夜夢十萬枝梨花
醒來，目光所及的遠方
不過咫尺
摸著黑，我開始前行
義無反顧

一路蹣跚
我雙手緊攬著夢想
親睹夜分娩出
2015年的第一個黎明
被原野的雪裹在襪裡
冉冉舉起

2015年寄自山東

■阿北

紅月亮

月亮哭泣了。沒有人懂得它的疼痛
風吹過樹梢，一個黑色的塑料袋
裝有太多秘密。各懷心事的人
在黑暗中遊蕩

走出去，走到陽台
熙熙攘攘的人群沒有睡意
警察，真槍荷彈，站在推土機前
月亮滿臉通紅，難民在拆遷的衝鋒號
中四處逃散

我愛這蒼涼的世界

我愛這蒼涼的世界
愛任何一棵汲取大地母親乳汁的植物
愛任何一隻動物，或一個陌生人
或從各個方向刮來的肆虐的風

最炙烈的火焰燃燒著靈魂
最年輕的身體拖著疲憊的雙腳
在這蒼涼的世界裡，尋找
一枚寶石，或一粒沙子
希望盛開在空氣稠密的夜晚
曙光隱藏，黑夜籠罩萬物
我，母親忠實的兒子，回到母親懷中
彷彿從沒有離開過故鄉
彷彿我的腳步，一直在母親身邊
變得強壯
遠方，美好的遠方
只是一個未知的海市蜃樓
只有風在嗚咽，浪濤拍岸
冬季皚皚白雪，覆蓋著遍山的枯骨

前行的路上
沒有人會送來一壺愛的甘泉
我所經歷的沙子，已被建成為海濱勝地
越來越多遠方的遊客
朝著與我相反的方向蜂擁而至
那裡是我的故鄉，我出生與成長在那裡
如今卻因我沒有智慧，將我撕裂，揉碎

■章治萍

一截老藤
在我出世那年便雀起東瀛
一截老藤
卻在我知命前夕結束手談

黑白之哀：哭藤澤秀行

一截老藤
在太陽普照的天地間
變成一束束光柱
炫爍十九路縱橫

一截老藤
時常是別人的拐杖
教別人在縱橫間走路
並將自己融化在裡面

一截老藤
堅而不屈地衝在前面
從不以淚洗枰，以恨望鷹
直至枯而不朽

2015年2月寄自江蘇

扔在風中
黑暗與海浪將抹去我的痕跡
呵，曙光，我期待的曙光
正愚昧地在我體內滋生著新的力量

傾身向前行走，在新興的城市中
我看到被毀壞的村莊
耕地裡長不出麥苗，鋼筋的森林卻
拔地而起
我看到不可戰勝的東西破碎了
數著鈔票的男人女人
在黑夜中沉入他鄉

公雞在教堂裡啼鳴
牧師在爐膛點燃火光
一本被撕成碎片的經書
輕易從黑夜貪婪的嘴裡解救我
睡夢中的孩童踏落被子
我在恐懼與蒼涼中靜靜等待
一陣吹響黎明的號角聲

2015年寄自深圳

■黃韶華

時光

我謙卑地眯著眼
以跪拜的姿勢
爬在枯黃的草地上
體味殘陽撒落的
最後一點時光
像極了年邁的老狗盯緊
食而無味的骨頭
我也詩一樣蔥綠過
意氣風發年少輕狂
只是不經意間
虛度了最美好的時光
鋒利的劍齒曾撕裂豺狼
矯健的身軀過虎皮
面對慘淡的最後一抹夕陽
我得趕在蓋棺定論之前
把一些必須要走的路走完

一些善良的隱喻

不要怨我不規則的夢
總在不經意間微微轉側
為了那張生動的臉
孤獨的心已流浪許多年
包容並握緊那節伸進
你時光隧道的舌頭
就像迎接一場
漫無邊際的雪
不用刻意地辯證
變生的樹或石頭
十個指頭不可能對齊
一些思想只能長在荒坡
博大高深的那一定是叢林
不用為歡唱的溪水
蓋上雜亂的曲譜
要學會隔著厚重的門
聆聽一些靈魂的渴望

2015年寄自雲南

■潑一墨

沉

伸入水中後，開始慢慢沉
一路花開，一直向死亡的中心
屏住呼吸。水中沒有夜夜笙歌的
魚群，沒有被雨滴和雨傘渲染的
愛情，甚至沒有嫉妒和爭吵
沒有吮吸的炊煙。我把一切
交給沉，交給善良與誠懇
交給被水摩擦而受傷的眼睛
交給冥冥之中劃過水面的閃電
我從來都不曾懷疑向下沉的力量
引渡你走上岸，並看到另一個日出

缸

孩子出生後，我一定讓他認識
他奶奶那口輝煌的缸：裝過春天的
口糧，盛過爸爸用扁擔從村口挑來的
井水，還腌製過鄉下最可口的鹹菜
釀過陽光與風聲鼓蕩中鮮紅的、童年牌的
豆瓣醬。我還要讓他一直記得：
他不過是這口缸中發散著沉香氣味的一
支血脈，無論走到哪裡都逃不出
這口缸幾十年來粗壯而溫柔的腹部

飛

開始慢慢飛。向扭著柳枝的
好時光，向住在小木屋的雲朵
慢慢飛。慢慢搜索十二個刻度的
目標，慢慢學會長大並牢记
父親的遺訓。我有飛的意念
有大地賜予的才華。如果天空還有一
隻鷹，如果天空還藏有深義
我便會努力舒展已經負傷的翅膀
繼續往前慢慢飛，一刻也不要停下

■潮聲

生命的信號是 自然美

寒冬雖過
是誰在歌詠春天
週遭氛圍仍凝結冰點
有待解凍春風拂過
更恐花事過期已凋零！

昨夜瀝瀝春雨
酣醉一場之後
迷濛中 在花徑徘徊數著更漏
那些曾經摧裂心肝的情事
雲淡風輕的消逝在煙雨中！

滿眼都是春光綠意
心懷欣欣 繞指溫柔的意境
不再傷春 而且找到心靈的港灣
看時代風尚 載浮載沉的
只有生命的信號是自然美！

2015.2.24 稿於三藩市

虛構

我看著一隻空空如也的玻璃杯
盛滿昨夜幸福的露水，幾束花漸次
開放、凋謝，那是我最近以來一直
虛構的畫面。你溫柔的臉捏和成
落葉和雪花的形狀，將詩的意象
無限拉伸；並於妝鏡之中彼此交換
最後的婚戒：一只被靈感
撿起，一只又被靈感丟棄

2015年寄自廣西賀州

■汪春茂

虛假的生活

其實 所有的騙局都指向生活
地溝油 三聚氫氨 蘇丹紅
包裝上市 買官賣官 人造 GDP
無力抓縛老鼠的貓

房價越走越高
股價越走越低
平民日常開支越來越大
工人忙下崗 農民忙拆遷

懷舊的人
找不到方位
原居民正在被居民
鋼筋和水泥正在一路狂歡

口袋裡的錢
越來越不夠用
養老 醫療 讀書
越來越多的聲音卻在拉動消費

這些詞語

這些詞語真好 我想到哪
這些詞語就跟到哪

從不扭扭捏捏。完全附和屈從
似乎信手拈來隨心所欲

想過背叛。想過暴動
想過一首詩的千辛萬苦

最後時刻的滿足
是這些詞語 被我一一寫在
我的詩裡

2015年寄自黃山

■牛合群

驢子的長征

他是我的老鄉，比我大兩歲
從小愛漂亮，隨身裝一小圓鏡，不時
照上一下
陽光也就聚攏來了
他用堰水或者唾沫偷偷地梳理自己的
偏分頭
不敢大笑，因為他有一顆豁牙關不住春風
沒有錢鑲，只好抿嘴，偷笑
鄉親們老遠都大聲叫他：漂亮
以至於這麼多年過去了
我總叫不上他的大名

長大後，他東奔西走，娶妻生子
後來定在溫州打工，見人總是低下頭笑
親切地喊大叔大嬸大爺……
以至於有一天有位大嬸反問他：我有
這麼老嗎
所有的疑問偷走了他的決心
所有借來的日子隔著街區，高入雲霄

其實，他什麼都一清二白
他能睜眼夢見夜晚看見牙齒被星星擄走
他漂亮的頭髮一夜被河水漂白了
他說這個單薄冬天有些透風，乾燥
老舊的身體漏風漏雨漏一頭驢子的嘶鳴
在等待一場雪的晚上，他就睡過去了

雪還在路上。被十萬噸雲朵和長髮覆蓋
他終於閉上了凹陷的眼睛
可以不顧兩個不爭氣的孩子還沒有成家
從外地討回來的傻媳婦可能還會出走
他的父親老舊得早已不成人樣了
比村頭的那塊千年磨盤還嚇人

窗外紛亂一時變得安靜
就連站在寒夜裡的路燈也豎起了耳朵
據說，夜色是藥，可以安神，可以療傷
據說，他叫杜驢子，也是一個很舊的名字

■布衣

鳳凰山下

梓州 鳳凰山下
某人
突然想變成一片葉子
夜深了
還拉著一片葉子談心

他的嘮嘮叨叨
被某些露珠傾聽
在早晨
在陽光裡
一顆一顆地晶瑩

2015年寄自四川三台

如今，村莊的驢子都死了
人們還能看見一頭瞎眼老驢
在春天的對面，在村子的對面
在河流的對面，在城市的對面
繞著人生磨盤，走著看不見的長征

其實，他早已習慣了閉著眼睛看世界
他要去哪裡無人知曉無人過問
他適應了被忽視被哀傷被寂寞被邊
緣的存在

或許，當他打開眼睛打開另一個世
界大門的時候
陽光漂亮，花開漂亮，日子漂亮

多少次，他都夢見一場大雪覆蓋了
一個河流
一條小路，一個村莊
夢裡，他尖叫的一個地方兒叫：楊田
那是故鄉的大號，伸手可摸卻遠在天邊

河，從很遠的地方流到楊田
成了不會少說話的石子
一頭行走的驢，得地就敲破了春天

2015年寄自湖北棗陽

■吳華明

二維愛情

空間 被愛情的荒蕪
擠壓成 蒼涼的二維
走投無路的时间
卻躲在 天長地久裡
瑟瑟發抖
你迷戀的是長度
我痴情的是寬度
卻雙雙把深度來拋棄
終於
那薄如蟬翼的愛情
被淚水
一滴滴地 捅破

你是那塊 平靜的水面
清風吹不起 半點漣漪
除了絕望 一無所有
我是漂浮著的 這片枯葉
散落的骨架 掩埋不盡
一季的相思
除了落寞 老無所依
你迷戀於仰視
我痴情於俯視
為了看看你
我把我的影子
埋進你的心裡
可是
幽幽的倒影裡
卻沒有一丁點你
只有 幻滅的
愛情泡沫
於是
在二維世界
我和我的影子
重合了

2015年寄自浙江

■姜華

假如

假如生命能夠倒敘
流亡的葉子從地面回到樹上
或者在春天 也許秋天
那些播進土地的種籽 有一顆
根本沒有發芽 嬰兒的啼哭聲
只是夢遊 一把椅子虛位

假如人還有來世
轉世為一頭牛 一隻羊
或一棵草木 我肯定會抱緊
這來自不易的稻草 讓
身體裡每個角落都編織溫暖
種一抹陽光 結一地瓜豆

假如這些想法都腐爛
我要抽出骨頭裡最後的火種
在這個冬天 點燃
手上僅存的餘溫 和愛一起
擺放在車站 碼頭和人類途經的路口
溫暖那些南來北往的風

虛構

我選擇這樣的敘述角度
只是想把一場宏大的敘事 縮小
為一個人燃燒的火焰 首先我設計
一朵超大號白雲 把那些扭曲的
靈魂 霉變的氣味送到外太空安樂
然後去採摘樹上的蜜果

發給每一個人 我還要製造一種
無菌武器 摧毀白天或
黑夜到處撒尿的老鼠 和蠅蚊
然後讓一把有刻度的石頭
日夜站在十字路口
照亮上帝的子民

如果可能 我會讓流浪江湖的人

■張芳學

春天的美夢

春天做了個可愛的夢
桃李杏的俏臉龐
讓一顆剛剛蘇醒的心
熱血澎湃
玲瓏剔透的慾望
在風吹過風之後
變得五彩斑斕

樹杈間傳來嫩嫩的聲音
開口就喊：媽媽——
一張粉色的臉
頓時羞得通紅
蜂群吟唱過的地方
甜蜜而飄香

春播

掀起土地的衣襟
把種子撒在心坎裡
祈盼的目光
不停的撫摸
貼近溫熱的土地
聆聽它的心跳
雨水是種子的血液
陽光是種子的靈魂
春天播種一粒粒微小的希望
土地就會在時間的枝頭上
結出一個個沉甸甸的收穫

都美夢成真 所有的孩子學會
打理文字 所有的病人都不再疼痛
或哭泣 最後我要策劃一場
沒有功利的鄉村愛情 建一座養
愛的巢穴 讓天下有情人住進去

很顯然這一切 都是我
虛構的

2015年寄自陝西

■樊德林

與一朵花對視

與一朵花對視，我會想起母親
——這朵扎根在故鄉的棉花
秋風中，她的背影日漸消瘦
風濕，低血壓，貧血
像釘子一樣釘進她的身體
她的疼痛，是一株植物的沉默

棉花。她靈魂深處的獨白
患了鄉愁的修辭與排比
對於一個花甲之人來說
顯得刻骨銘心，一言難盡
她那滿頭的華髮，深藏著
雪的潔。霜的白。冰的純

溫暖。我能想到的唯一定語
從兒時的棉襖，棉褲，棉靴
到現今的棉枕，棉褥，棉被
每一層，都包裹著母親細小的愛
厚實。暖和。貼心貼肺

與一朵花對視。有淚打濕眼底
在春天到來之前，母親已經老去
我無法挽留她的花期
她的一生，就是一張白紙
乾淨得我不忍心寫下一個字

火山石

愛的涅槃，會讓人窒息
一塊石頭見證的歷史
遠比我們的想像還要遼闊
山是大地的脊梁。你是斷肋
流出的鮮血。鮮血凝固後的光澤
你有著高海拔的純
和文字無法描述的真
請允許我說出內心的熱愛
百年之後，化為塵土的我
將和你有著孿生兄弟般的親

2015年寄自河南南陽

■祥子

風 聲

避開松濤與陣陣悄然襲來的風
在一塵不染的藍天下
內心漸漸開始嫩綠起來

潔淨的陽光被密密的松針過濾後
飽蘸著松脂的清香
灑在我們的頭頂和雙肩
同時也一遍遍洗刷著靈魂深處的
每一粒塵埃

多年以來，一直渴望著接受這樣的洗禮
讓純淨的藍像上帝無所不在
普照每一寸日子

藍天，你就一直這樣藍下去
陽光，你就一直這樣溫存下去
日子，你就一直這樣慢下去
直到我們來世再次相逢
你們曾經撫慰過我雙眼的纖纖手指
仍歷歷在目

見 證

大海，你不要炫耀你的藍和幽深
今夜過後，千年之後
你不過是我枕邊
一滴可有可無的清淚

太陽照常從東方升起
洞察每一滴水海的凝結和消亡
也見證我們的虛妄和輕浮

你也不要獨自沉迷於永恆
永恆不過是口中一個輕飄飄的詞語
它如此短暫

■王 壘

地鐵裡的春天

一張笑臉
一輪太陽
一聲問候
一縷和風
地鐵裡的春天
流淌在城市的心房

微笑和歌唱

生活變得再快
友善還在心上

文明走得再遠
腳步還能跟上

日月看著我們微笑
星辰伴隨我們歌唱

讓 座

把方便留給小孩
把溫暖送與老者
一次小小的機會
讓你領略美的降臨
人生原來
可以這樣快樂

2015年寄自揚州

當我說出這兩個音節：Yong Heng
它的使命就已經終結！

2015年寄自四川

■韓永恆

青春的悼詞

我愛你青春的舊衣服
也願意吃你青春的酒
我愛吻你上揚的眉梢
也想飲你紅紅的嘴
可如今我老了，青春像一把舊雨傘
遮擋不住哪怕一滴雨
如今時光靜靜地消耗
它一邊磨損我
也一邊擦亮我

年復一年

我們等待著
而我們無所等待
我們活著，但無濟於事
讓歲月把夢境鍛造成一截白銀
讓白銀把生存打制成一句箴言
這是命運，更是
一首詩。它因貧窮和痛苦
而變得不可朽

月光火車

我喜歡在夜裡
坐著火車去外地
夜色中火車醉酒一樣搖搖晃晃
有時候，月光明亮如同姑娘
照耀我一路的沉默
那時，我希望火車永遠也不停下
我永遠不下車
而姑娘永遠不離開

2015年寄自廣州

■邊重中

眨眼

一眨眼，我的女兒就長成了大人
她也有了孩子
一眨眼。我的妻子就成了老伴
成了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太婆
一眨眼，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我的壯年
都飛走了，像一群飛走的大雁
天上的大雁，明年還會飛回來
我的大雁，卻一去不返

如今，我不敢再眨眼了
我得把眼睛睜大，睜圓
用一根麻食菜梗撐著上下眼皮
免得打盹，免得瞌睡
我要看著河裡的水流，天上的鳥飛
我要看著這個世界，東轉西轉

雞叫的樣子

兒時我就愛聽雞叫，學雞叫
長大了，我就愛詩
可我始終沒能寫出一首
像雞叫那樣美妙動聽的，家喻戶曉的
好詩。如果要我推舉一位最偉大的詩人
當然還是大公雞

大公雞在漆黑漆黑的夜裡
一遍一遍地鳴叫
用翅膀拍打著天空的大門
把熱血灑滿天空
最後，才把五顏六色叫醒
叫出一片明亮與鮮嫩

我看到過雞叫的樣子——
它把脖頸彎成釣魚竿的形狀
從東海裡釣出一輪紅日

2015年寄自洛陽

■言父

夜晚

許多明白的事都在表達裡有了自己的曖昧
濕濕的空氣裡，有春天的味道
夜裡的燈，優美地轉過身去
和一段美好的時光一起，破土而出
讚美吧，這是春天的一個夜晚，有
許多美好的事物在發生，在出現
而我寫詩的紙箋上，安靜地躺在
豐潤的三月，一隻鳥，飛翔著
越過了時光，越過了掛在枝頭的陽光

你找出的味道，慢慢地浸滿了
寂寞的夜晚

溫暖

默默地與彌漫的情緒一起，一起舒緩
這個夜晚，我有能夠想到的
是在傾述裡，漸漸深入人心
一定有一個故事發生，如同陌生的風
剛剛跑過，靜下來的樹，和一枚詞一起
一起舒緩，春天的傾述

熟悉的春天，守著自己的秘密
椅子不是空的，一個人才從這兒走開
誰可以聽見春天的耳語？春天，我
經歷一些溫暖。

三月

油菜花開的三月，陽光如此明媚。還
有與妹妹的說話
遠遠地縫補著春天的縷縷飛翔

在一大片陽光裡，黃黃的油菜花
是詩人在光陰裡溫暖的行走
是詩人能夠達到的旅行。陽光
暖暖地，在三月，奔著一個美好的詞而來

■寇寶昌

像風一樣生活

如果不嫌輕
可以像兩股風一樣過日子
我們 緊緊抱在一起
吹開花朵
吹響一片葉子
搖落一粒草籽
吹醒一隻眼睛裡的晴朗天空

用一輩子
拂拭一把舊鏟上的鏽斑

冬眠前選個隱蔽處
手握手，面對面
收回快樂忙碌的四肢
好靜靜傾聽
這片田野的 百年心事

狂奔的蒙古馬

蒙古馬卷起洶湧的晨光
像古代箭鏃 射向史詩中宏闊的章節
草原是成吉思汗寬廣的胸膛
緩緩鋪進蒙古馬灼燙的夢中
蒙古馬在英雄的血液中飛馳
在歲月的狂奔中隱沒軀體
只剩下純粹的奔跑
把敖包千年的眺望拽到天邊

2015年寄自哈爾濱

想起濃郁的山崗，想些春天的
濃郁
安靜地在三月，注視陽光
注視生活的飛翔

2015年寄自四川

■大連點點

南風不用請

南風不用請，它拎著一大堆五顏六色的禮品到處分送。這時候，燕子和河水最急，再就數東坡用詩喂過的野鴨。孩子們洗淨皺黑的小臉，像出籠的小鳥不管不顧地滿街亂跑。

南風不用請，它雙手一揚，鬱悶一冬的山就披上了一條大披肩。現在山是美人，好為人師的南風正為她梳妝：翠鈿，綠釵，胭脂紅。聞香而來的鳥，憩在她的肩膀上，一眼一眼地端詳。“有蔥鬱的野火在她周身燃燒。”雨也來幫忙，唱歌，跳舞，敲鼓。“都活過來了。”拾掇農具的老人聽到了它們的耳語。

野百合為誰開

花開三朵，其實不止，是五朵，七朵，九朵，不到休息的時候，她們人來瘋。給綠毯織花邊，做T台模特，到顯眼處走秀，貪慕虛榮的幾朵可能被包養。

這個夏日的午後，慵懶的女子推開陽台的落地窗，隨手摘下一朵藍玫瑰，別在她高高而鬆散的髮髻上。

粉色薔薇爬在誰家牆頭上，招來蜜蜂蝴蝶蜻蜓開碰頭會，最後總能達成共識，別讓牆下的芍藥鬱鬱寡歡。

哦，東山上傳來歌聲，沒長大的男孩充滿柔情：野百合也有夏天。

2015年寄自大連

■徐金秋

白天不懂夜的黑

秋漸濃。夜剛換一場新雨。大地驟冷。一隻蟬，翻閱夜微涼的葉片，終究沒有停棲下來。它想去流浪麼？

蟬鼓著透明的羽翼，攜它生命的樂器。一路顛簸，一路歌唱。來到燈紅酒綠的城市。路過沸騰的街頭，喧嘩的夜市，和鬼吼的歌廳。就是沒找到一棵可停歇下來的大樹。最後，不請自入了一戶書生人家。

這人家，有雪白的牆壁，有張揚個性的字畫，有溢滿飽脹的光照，和半卷華簾。蟬停落在雪白的牆壁上，開始彈唱。唱“為什麼流浪”。書生猛然抬頭，怪異的尖叫“好大一個蟲子！”他揮舞著闊大的衣袖，拼命追趕“出去，出去，聒噪死了。”蟬便放低嗓門，改換一曲“白天不懂夜的黑”。聲音沙啞而低沉。書生聽之更加動怒，拿起棍棒追打“出去！出去！別弄髒了我的牆壁！”

蟬飛出窗外，流下一滴清淚。這淚，其實是露水。蟬，滿肚子裝滿青青的露水。

看到的悲傷

對於秋天，失落，是一件多麼無可奈何的事。就像我們面對自己日漸老去的，一樣無可適從。秋天。我的確看到這樣的場景，幾乎一夜間，以至她們一樣的憔悴，一樣的拿著破舊的小黃傘，一樣的躺下還醒著月色的魂。片片墜落啊，能想像得出，那一夜，撞痛了大地的靈魂。

也許，她們並沒怨過這場秋風，也沒嘆息到自己的老。是怨愛的人沒有將她們帶走吧。或恨鋼不是鐵。等呀，等呀，等。怎麼這一輩子就做了別人的風景

■藍雨

晨 曲

晨光贈予樹冠
兩隻翠鳥，在稀疏的葉子間
一上一下，相互歡叫

兩隻鳥的世界
觸及天空
不曾驚動塵世

油菜花地

風吹過。大地傾倒出一片黃金
支架搭起春天的畫板

紫雲英，田埂邊蘇醒
披著地衣的水窪，星辰間走動

風吹過。懷抱石頭的人
把燈盞帶往遠方。而春風不解

2015年寄自福建福鼎

呢？春夏秋冬。絡繹不絕的讚嘆聲。鏡頭的咔嚓聲。畫家筆下無數隻飛翔的花蝴蝶。還標上了銅製的記憶：公元三百或五百八百年。屬國家一級保護植物。以此警示後人。《本草綱目》上分明寫著：銀杏，果、葉、根均可入藥，可提煉160多種有效的藥用成份。定喘，止帶濁，斂肺氣；活血，養顏，延緩衰老；預防腦血管疾病，消炎殺菌，抗腫瘤……

■陳銘華

自欺欺人

駝鳥遇到危險時，屁股翹得老高把頭埋進沙裡的反應，是生物本能的保命機制。運作模式有點像電影裡的男主角，在或怪獸或女鬼或公安的窮追猛打下東逃西竄，千鈞一髮間奮力躍下懸崖時，或騰空飛起，或落入急流裡逃生……我在噩夢中無計可施時，便曾無數次這樣地化險為夷

據說，大洋彼岸每晚十九時黃金時段的新聞聯播也有這種神奇功能！不同的是，前者自欺甚於欺人，後者則欺人更甚

2015年2月27日

異鄉人

去西貢，他們說我的越南話有北圻口音；去北京，他們說我的普通話有南方口音；去台北，他們說我的國語是廣東官話；去香港，他們說我的上府話有東南亞口音；回美國，他們說我的英語四不像……他們讓我疑神疑鬼：寫分行的詩，擔心被當作詩歌朗誦；拉行李箱到上水下車，害怕被圍住查水貨；穿大衣過洛杉磯海關，赫然驚覺自己已幻變成入境產子的孕婦

我如今連面對電腦，都不會自言自語了。樂得眼神迷離，享受以冰冷手指觸碰的溝通狀態

2015年3月18日

■李小波

憂鬱布魯斯

音樂是感覺，而不是聲音
那麼音樂是我的感覺
在這屋裡，我渴望你
思念你幽藍的綢衫
是音樂

——華萊士·斯蒂文森

雪花兒在黃昏的某一個時刻開始悄然的落下，神秘而輕盈。而我就在這時的郊外在凝神地諦聽一些來自天籟的聲音，平緩、舒滑得宛如昔年的心情，感情的碎屑總在蔚藍而高遠的天空，陰霾裡的雪片兒婀娜得像你憂鬱的身影。那幽藍的綢衫的拂動使你的面龐閃現著雪羽的靈光。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試圖解析這些飄浮於我耳際的旋律，這起源自黑非洲的藍調音樂，古雅、素樸的木吉他和著重音的西部口琴，應該再加上飄逸的長髮和歌者眼神中質樸而深沉的感傷，人們叫它 blues，也就是憂鬱的布魯斯。它曾經被認為是藍眼睛的鬼魂，在奧維爾的筆下是纏著蘆葦披著藍頭髮而用一對藍色的翅膀進行著宇宙飛行的厄洛斯。

一直不刻意去追求所謂的憂鬱，但真正的憂鬱卻如同布魯斯藍色的飛跡一直長長短短的橫陳於胸際。夢想總如雪花兒輕盈、飄逸，眼中的悵然穿透遼遠的天空，在這頃刻降臨的質樸音樂中，與生俱來的感傷使心中鹹澀的觸角充滿找不到歸宿的空渺、虛無。

憂鬱的布魯斯，憂鬱的藍色調，憂鬱的聽歌人，在朦朧著憂鬱之靈的歌聲中，我觸摸到德國的憂鬱詩人喬治·特拉克爾，他的詩句用藍色調表現著內心的夢幻與絕望。正像〈夜色〉：

我眼睛的藍色在這夜間熄滅
我心的紅金！喔，燈多麼安靜地亮著

英詩二首

■葉芝 W. B. Yeats

進酒歌

A Drinking Song

酒從唇邊進，
愛由眼底生。
我們老死前，
所知以此真。
舉杯近我唇，
輕嘆你倩影。

*葉芝，1865.6.13-1939.1.28，愛爾蘭詩人、劇作家，神秘主義者。

◎老哈譯

■布萊克 William Blake

看世界

To See A World

大千一沙
天國一花
無限在握
永久剎那

*威廉·布萊克，1757.11.28-1827.8.12，英國詩人、畫家，浪漫主義文學代表人物之一。

你的藍大衣擁抱墮落者
你的紅嘴唇確認朋友神經錯亂

特拉克爾，這位憂鬱的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一名藥劑師，因為忍受不了戰場上痛苦的呻吟和橫七豎八的屍體而用自己的藥結束了自己的一生。那時候，遠遠傳到他耳鼓的彈藥爆炸聲成了這世界最後的布魯斯為他送行。

憂鬱的布魯斯使我想起了你幽藍的綢衫，在這雪花飄逸、流浪的冬天的郊外。

2014年寄自湖北

媽媽要我長大了拿 洛貝爾獎

◎妃兒·格司脫 作
◎秀陶 譯

媽媽要我長大之後拿洛貝爾獎。她教我怎樣檢視乳癌。並且認識塞尚^①是誰。我十六歲擦上帶菊花味的香水，一個專拍淫片的替我拍照，讓我坐在冰水上，使得兩個奶頭像煙囪樣突出來。一個週末他帶我去露天電影院“殺或被殺”那套片我看了六遍。到我十八歲時，有了自己帶地毯的公寓。開始穿長襪用別針。那個夏末嫁了一個足球員，原是膝蓋韌帶撕裂之後便當了保險經紀的人。婚禮場面不大，我得了一個粉紅色帶熱墊的馬桶蓋、一個酸乳酪機，同褲子的拉鍊。爸媽送我們去 Sarasoto^②度蜜月。一年之後我厭倦了尿布以及日間電視的那種日子，我飛去了加州。改了名字，變了髮色。遇上一個年輕、高瘦而剛性的女人，她是個信鴿的研究者。屬於中產階級，我卻突然間不是了。她帶我去一個幽暗而滿是皮椅凳的地方午餐，我們喝啤酒，她給了我她公寓的門匙，於是我便有了個像樣的地方吃飯、沖涼和睡覺了。然後我在上城的一個廣告社找了一份打字的工作，主任喜歡我，因為我的嘴同打字都不快。我很高興每個週末都領回一張支票，賺得剛夠買肥皂、三文治以及一兩件印了鬱金香花色的衣衫。不時的豪舉便是買個手鐲送給她這個科學家作生日禮。我們身穿睡衣，坐在電視機前啜著蟹肉湯，就著瓶口喝純 Gin^③。

① Cezanne, 法國人, 印象派主將。

② Sarasota, 佛羅里達西岸一小鎮。

③ Gin 中文叫琴酒、杜松子酒或荷蘭酒。Val Gerstle, 美國女詩人, 曾任教北肯達基大學。

美國禪詩選^③

◎張子清 譯

■黛安娜·迪普萊瑪

塔撒加拉^①, 1969

即使佛陀也迷失在這塊土地上，
它用它的浩瀚包容、研磨一切，
把我們統統帶進去

達摩從西方來
郊狼遇到了他

易經

——贈塞西爾·泰勒^②

：山與湖

這構造的

分離。

世界上所有的波斯地毯

都是舞蹈

或者相反是煙塵。

在我的窗戶之外，戴兜帽者們

大聲談論泰·柯布^③

時在週五夜晚，姑娘們和他們都
喝得醉醺醺。

但他們倚著的那輛白色汽車

依然停在那裡。

拜訪片桐 大忍上師^④

極大的快樂。

我們在這裡那裡談話

閑談舊金山的熟人

不時發出大笑。我試圖

告訴他（告訴某個人）

我的生活像什麼樣：

如飢如渴的人，試圖在

在汽車旅館坐禪；

在美國的這種需要
如同海綿吸收著
不論什麼樣的生命能量和勇氣。
“祈求佛陀。”
片桐大忍上師說。

我告訴他
我在旅行中，有時
坐立不安，難以入靜。
“一次只需坐十分鐘，
五分鐘，”他說，
初次他也是如此，
一切都會很好。

當我談著的時候，
一切變得很好，
在我的生命中
有了持續感。
我甚至懂得（或記得）
我為什麼在路上。

當我們談話時，一種持續感，
一種能量的轉移發生了。
這是一種達善^⑤，一種祝福^⑥，
一些基本的快樂傳遞，
某種領會之道，
彷彿是手中和心上一件有形的禮物。
它永遠和我同在。

致信珍妮

塔撒加拉峽谷的乾熱
舊金山的暖濕
你跨出九月禪室後
日出時明亮的霧氣，
你溫暖的心，我的姑娘，
你跨出禪室走上金剛之路，
發著閃閃光芒，彷彿是
你斜視我們時的眼睛
你 13 歲高度洞悉的
村姑微笑，你快步踏上

形形色色的險途時
你移動著你單薄的腳踝，
哦，我的姑娘，但願
它對你來說是形形色色的
如同對我也一樣，閃耀著，
好像是灰色店鋪背後的晨曦，
哈德遜河上空的流星，
波克夏松林裡的風。

哦，你有我一樣戲劇性的風景
從來不是，無數交配的洞穴，
我的天蠟宮，明媚的愛
像這些參差不齊的山巒上的火
點亮你美麗的年華。

①指塔撒加拉禪山中心。它位於洛杉磯國家森林公園附近的荒野地區，是加州最古老的日本曹洞宗禪寺，也是亞洲以外的國家所建立的第一個禪寺。該中心遠離塵囂，距最近的公路超過26公里，只有一條狹窄的泥土路通行。

②塞西爾·泰勒（Cecil Percival Taylor, 1929）：美國鋼琴家、詩人。

③泰·柯布（1886-1961）：美國前職業棒球手，棒球名人堂球員。

④片桐大忍（1928-1990）：曹洞宗上師。在任明尼蘇達禪修中心方丈之前，曾入住洛杉磯曹洞宗佛寺和舊金山禪宗中心傳教。

⑤達善（Darshan）：根據印度教，能見偉人一面而有德，沾光，增祿或得福。

⑥基督教中，指上帝的祝福。

■約翰·塔蘭特

世界的恢復

萬物有得到祝福的誠信。
粗物在良好使用上可愛地成長。
在山上磚砌堡壘和此處
一小時又一小時地坐禪，
很冷，卻改變著我們。

我們給萬物以靈魂，
當我們把生命注入它們時。
在它們真正原來的生命裡，

椅子，籬笆和石頭
衝出深沉的靜寂。

兩隻剪過毛的羊面對
低懸的太陽啃著青草。
兩隻綠藍金色的鸚鵡穿越牧場。
翅膀在空中啪啪作響。

它們觸摸著我的肌膚
彷彿是我所愛的女人。

■吉姆·哈里森

道元禪師的夢

當春神遇到春天時
什麼會發生？霎時間，
他想起一條條龐大的鯨魚
從海洋底游到洋面，那一天
那次旅行開始於七百萬年前，
當春天最後改變它季節的時候。
他進入自己的內心，虛空
渴望著虛空。他睡了，
他的睡眠是地球上
所有北飛之鳥的飛舞。

乙川弘文^①

酒店裡不需要蒲團，
他說他的屁股足矣。
頭上的雲停泊下來，
兩腳必須緊跟。
輕裝旅行，他說，
否則乾脆不旅行。

①乙川弘文（Kobun Otagawa, 1938-2002），原姓知野，生於日本新潟縣加茂市，日本曹洞宗僧侶，長期在美國傳教。

吠叫

月升。
月落。

這告訴你：
我沒英年去世。
年歲擦肩而過，
但是我趕上了。
春天已在這裡開始，
每天從墨西哥帶來新的鳥兒。
昨天我接到從外界打來的電話，
但是，我在大聲中回說不。
我過去是短鏈條牽的一條狗，
而現在沒有了鏈條。

黃昏

湖上的黃昏，
浮雲
熱氣點亮
樹枝後面的惡夢；
從沼澤地飄來
雪松和蕨的香味，
捕魚的潛鳥繞了一大圈
發出一聲尖嘯，
倒栽下水捕魚
因為夜晚降臨了。
天已很黑，
也很靜，
我用槳划碎了明月。

回來

糧倉外陽光很暖和，
冰坑隱在台階的影子裡；
叔叔的獵犬
輕跳著奔跑，穿越冬天
新鮮碧綠冰冷的小麥地。
早已停用的風車
在風中嘎吱嘎吱地扭動。
當骨頭脫開肌肉
要求更美好的東西時，
春天的白天
用太大的聲音說話。

2009 年度澳大利亞詩精粹⑤

◎羅伯特·亞當森 輯 ◎楊子軍 譯

■戴維·布魯克斯

地球的某個地方

沙漠邊緣
一個男孩坐在火邊
一輛汽車穿過他身後的灌木叢
駛向長長的土路
帳篷裡已經睡著的父親
夜深了
九點或者十點
他早已吃過了飯
烤麵包 錫盤上烘的豆子
燒糊的馬鈴薯
還有茶
大概是 1964 年或者 63 年
沒有什麼關係
他坐在火邊
那是早些時候點起的
現在已經燃燒回古代
燒毀的原木
他在日落前發現並拖來這裡
燃燒回古代
現在原木已經深深照亮
他在裡面看見一個世界：
倒塌的塔樓
遺忘的亞歷山大和巴比倫
梧州的夜市
仰光
香港
他看見
西格弗里德和《諸神的黃昏》
看見巨大的血橙色太陽
落入他周圍燒毀的黑色的山
對異教徒的火刑
焦灼的廢墟
火焰中向外注視的面孔

如此美麗似乎要把他烤炙
他看見
轟炸和燃燒的德累斯頓
熾烈墳塚裡的屍體
半夜的狂歡
他看見
月亮人和太陽人
土著人的祭祀
他看見
爐火 篝火和烤火
礦渣流裡的酒精燈煮水器
鎮上的人們和村子裡的人們紛紛逃亡
碼頭 家園和工廠都被燒得通亮
他看見
毀掉的帆船 桅杆跌落
艦隊在海上熊熊燃燒
然後日出從閃爍的餘燼裡迸出
彷彿從鳳凰的巢裡升騰

什麼在茶樹中唏噓作響
也許是沙袋鼠
或夜鶯或者被火吸引來的野狗
他抬起朦朧的眼睛
看見夜晚巨大的黑暗
廣袤的蒼穹 未知的
無名的星星
無限的夜晚
這個夜晚
永遠不會離開他
他再次仰望——就這樣
六十年或者幸運的話
七十年——
它永遠會在那裡
眼前是火
身後是睡著的父親
還有樹叢裡唏噓作響
的什麼
周圍的星系在旋轉
地球上的某個地方

他的存在
只是靜止的一個點
卻又是多麼慷慨的恩賜

■伊麗莎白·坎貝爾

伊 西

不要害怕萊斯特律戈涅人
獨眼巨人還有憤怒的波塞冬
——卡為非〈伊西〉

卡為非躺在自己的床上
五年 十年
夢見聰明的男孩說
享受通往伊西的旅途
你已經帶來了你懼怕的任何東西

躺在豪宅裡 無法入睡
這不是我的房子
明亮的白天變成豐富的夜晚
思想再次到達古老伊西的岸邊
殺戮僕人和請願的人們——

這是獨眼巨人嗎？
夜晚的獨眼太黑以致無法閉上
天光把愛變成邪惡的形狀
謀殺者逃走
在我上方的閣樓
我的眼睛看不到任何東西
我躺著無法入睡

等待敲門聲——每次都坐起來
望著車前燈碾過樹叢
兩小時三次然後離開
但是他也一定知道：像我一樣，躺
在那裡
事實向精神病患一樣回到我們身上
——心用它的針刺著

忽略 忽略——我們的詩都是對往
事的懷念
太老了 完了 沒有人會永遠愛我們

我打開燈 吃藥——金屬杯反射
我的模樣——
伊西只不過是
我對自己靈魂的認識？

安然睡過旅程 等到達伊西再醒來
古老高尚的做法 我已經嘗試過
讓詩的結局完美
告訴讀者不要在結局上浪費時間
藝術如死亡的生命一樣完滿
讚頌殘缺生命的美德
未完成的讀者從拋光的玻璃外凝視
試圖享受她永恆的旋轉 輪回
——那是詩
那就是詩 那就是我 真正的生命
如果你發現她可憐
如果你等待的妻子擔心
你會整夜數燃燒的亞歷山大 圍
困的島
被釘住的星星

然後上升到自我
像咒語一樣確定
每次恐怖的回歸 完整不變
仍然了解這些伊西的意義

■費伊·茲維基

書頁 ——讀卡為非

坐到深夜
舊書堆滿桌子
長久遺忘文章的複雜的注釋
一個消失在我腦海裡的世界
我的生命充滿名字
彷彿一個廢棄的墓地或荒蕪城市的
黃頁
我祖先的城市

看它的位置

多麼光亮
鮮明
新的出現
只為傳播的誘惑

我望著寫了一半的鬆散的長短句
和動植物名稱混合
它們在
某個失去的苗圃紮根
冒出

愛我的父母
因為羽翼未豐的嘴說出的大話而
受苦
朋友死去 失蹤或瘋掉
隱秘安慰的幻影漸漸隱去

夏日的傍晚是因為鳥類而如此生
動嗎
如此安靜
天空真的是那麼湛藍嗎
誰在那裡真實地生活過

野人佔領了我的城市
它的市民藤壺一般聚集到古代典禮

家鄉的陷阱
巨大的寂靜覆蓋了深藍的青石街道
曾經是罪過的地方
不良的玩伴
落入危險的誘惑
逃離監牢
離開我熟悉的一切
釋放
長大
想像

一個女人手持書本
翻動著書頁
彷彿翅膀

德詩中譯

弗里德利希·荷爾德林

夏 Der Sommer

收割後的田野在遼曠蒼穹浮現，
絢爛的雲朵閃爍於起伏的山巔。
夜色靜寧，繁星熠熠點點，
萬里長空，雲遊雲舒雲卷。

條條小徑透婉伸向無限的遠方，
人生無掩無遮暴露於大海之上。
陽光的日子，生活崇高理想，
人類之追求，清晨燦爛輝煌。

開闊的花園妍秀清新，
人們心頭點綴著歡欣。
昔日誠實勞動勤奮耕耘，
成就了碩果累累的如今。

小注：弗里德利希·荷爾德林，1770年3月20日生於德國奈卡河畔一個名叫勞芬的小城，1843年6月7日卒於巴登——符騰堡州的圖賓根。哲學家黑格爾和席林的好友。德國文學史上重要的詩人之一。

荷爾德林神經病了半輩子，生命中的73個年頭，其中一半歲月是在奈卡河畔的圖賓根，後來被稱之為荷爾德林塔樓的塔樓裡悄然度過。著名的《塔樓之詩》便由此而誕生——35首五光十色，正常人眼裡“失常”的時空七巧板。其中的20首被分門別類在〈春〉〈夏〉〈秋〉〈冬〉名下。我翻譯的這一首，是一首〈夏〉中之〈夏〉。一位名叫皮埃爾·貝爾托的法國德語語言文學家，不認為《塔樓之詩》是狂人藝語，曾經對“瘋子之說”提出強烈質疑。讀著〈夏〉，我亦沒有產生“瘋”的感覺。相反，被一種不可言說的意境而深受感染。不過，〈夏〉的確不同於一般詩，不如一般詩那般好懂，好譯。我一邊玩味著它表現畫派神秘多彩的色塊，一邊感受著那奇特、交錯的結構，優美、齊整的韻律。究竟是一個精神病人的藝語，還是一個詩人夢中的天堂？我找不出答案。過了一個聖誕節，客人來了，客人走了；太陽走了，太陽來了；而荷爾德林的〈夏〉，卻幽靈般徘徊縈繞於我的身邊。我一遍又一遍地吟誦它，閱讀它，直至以為進入了荷爾德林的世界，才開始動筆翻譯。

王憲陽很陽光

——懷念他對《藍星》的深情

◎向明

在這星空無限藍的日子、對《藍星》投入最多、寄望最深的藍星詩社同仁王憲陽居然在他才七十四歲的日子，便被病魔劫走了，真是令人難以信服，真是叫人深覺天公實在不公。天下壞人、米蟲那麼多、為什麼忍對這麼一個對世界熱情，對文字忠誠的可敬的詩人下手？

藍星詩社係於 1954 年三月在台北市中山堂旁露天茶座，在覃子豪、鍾鼎文、余光中、夏菁、鄧禹平等詩友的討論下，組成詩社，並命名《藍星》。待到是年六月覃子豪先生借到當時發行甚廣的《公論報》副刊半版篇幅，於六月十七日開始每週五出刊一次《藍星新詩週刊》，是為藍星詩社成立後的第一份詩學刊物。這份週刊網羅盡當時詩壇初出道的年輕詩人，如白萩、林冷、痲弦、周夢蝶等大將。這份當年唯一出版的報紙型詩週刊出版了四年多達 211 期之後（1958 年 8 月 29 日），因報紙停止發行而終止。

王憲陽原係笠詩社創社發起人之一，他沒有繼續參與笠詩刊的活動，也沒有參與眾多年輕詩人加入正火紅的主知的現代派、而在守住詩傳統抒情的藍星詩社詩刊上寫詩，並支持藍星的一切作為，這是一件罕有的選擇、只能說這就是所謂投緣吧！王憲陽正式獻身藍星詩社是《藍星詩週刊》停刊後，於是年（1958 年 12 月）由同仁出資再度創刊為一摺疊型的《藍星詩頁》（又稱《小藍星》）上。他在創刊後的第三期即開始發表作品〈冷的斷想〉，與洛夫、吳望堯、黃用、羅門、夏菁等共享篇幅有限、卻僅限精品的詩頁版面。這份迷你型詩刊代表著藍星奉行抒情傳統與當時現代主義主知詩觀的溶化轉折，呈現出一種溫和現代抒情詩的新風格，除王憲陽外，當時尚有阮囊、商略、寬虹等新旋律共同主奏，一時委為風尚。王憲陽除不時有新創作發表，並曾主持第 58 期至 63 期編務，屢出新招，極有生趣。

這份小而美的詩刊辦到 1984 年 6 月

30 日出刊的 73 期為止因改版停業。改版後為 25 開本的《藍星季刊》，頗有接續 1961 年 10 月至 51 年 11 月，由覃子豪獨資主編的《藍星季刊》四期（第五期已編妥尚未付印，覃氏即因病住病終唯至不治，詩刊亦隨之壽終）之意，故又名《藍星季刊復刊號》。這份新的藍星版本詩刊，原係我在成文出版社翻譯外國旅遊文獻而結識社方負責人黃成助先生、他聞知我所主編過的藍星刊物已停刊準備改換版型，成文願意出資達成我們改版的意願，並稱如果辦得不脫期，又內容堅實，他們願意每期付稿費。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極大鼓勵，在藍星堅強作者群的支持下、本應積極有所作為，編出一本空前未有的詩刊。然而由於部份老同仁主張，認主編一職應由全體同仁逐期輪流擔任，不應由任一人獨擅，以示公允，同時大家均可歷練。此本為一可行的構想，但編輯一份詩刊的任務並非人人可以勝任，尤其根本沒上過編輯枱的素人，因此，每一任上台便不知如何著手，再加之全係兼差，脫期乃係自然之事，有時一年尚出不了三期，而且每次均由我出來善後。編輯由張健、寬虹、方莘、羅門、羅智成等六七人輪流（我是救火隊，不能具名），直到快十年後的 1983 年，成文不願再這樣毫無希望的支持一個扶不起來的阿斗，才由林白出版社出資，由王憲陽接手主編了 16、17 兩期《藍星季刊》，然後便又無以為繼了。王憲陽雖又出來收拾爛攤子，但他和我一樣均非主幹，只能乾著急，惟恐這麼一個有輝煌歷史的詩刊會無疾而終。

這時候王憲陽已不再教書了、改行去紡織界作布匹外銷生意。在無法兼顧之下、他便淡忘了詩好長一段時間，因之在我後來主編九歌版《藍星詩刊》（1984-1992），這八年的 32 期詩刊上，他沒有發表過一首詩，他的三本詩集《走索者》、《千燈》、《愛心集》及《新詩金句選》均是 1978 年以前的作品。

九歌版藍星詩刊創刊八年後的因故停刊，也恰是爾雅版的年度詩選停辦，1992 年是台灣新詩厄運的一年，卻觸發了一批崛起的中生代詩人的覺醒。蕭蕭對我說“沒有關係、我們馬上辦一個新的詩刊，來延續這兩本詩的出版物的新生命。”這就是《台灣詩學季刊》的應運而生，我這個老生代詩人作了這本由八人出資創業的詩刊的首任社長。在我和憲陽都無餘力再為藍星分心的情況下，藍星這塊老招牌沉寂了七年，直到 1999 年才又獲王憲陽的大力推薦由淡江大學中文系接力支援，並重新命名為《藍星詩學》，總編輯為該系教授，藍星中生代詩人趙衛民擔任。王憲陽在台中文系畢業後，曾任教台北市私立延平中學，趙衛民是他的學生，還曾經支助過衛民及其他幾位困難的同學，所以《藍星詩學》由他的愛徒接任，他非常高興，總是對我說你要支持他，把你的編輯經驗傳授給他，我說那是應該的，衛民的家就在我家隔壁不遠，我們常見面。而他自己除再寫詩支持詩學，並且募款為新生代詩人出版詩集，共兩次六人。這是台灣新詩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創舉。我曾誇他對《藍星》真是有情有義，而且總是在絕望時付出希望，總是滿面陽光。

《藍星詩學》不負詩學之名，除原有的老同仁均大力以稿支援外、並推出專題特輯與同仁回顧專號，校園詩人區與評論譯介文字，具創新與傳承的特色。唯季刊出至 2004 年三月號第 21 期後，便暫停出刊。原因是“藍星詩社”至 2004 年創立已屆五十週年，趙衛民早在一年前即籌備為藍星五十週年出版專刊、向各方邀稿，計已完成紀念專輯，及史料特輯共三大冊。如此重大的慶典，如此珍貴的文獻，本應有發行人的序言作對外闡述說明，然這篇序言等了三年，一直沒有交卷。在此期間王憲陽一直不停的對我詢問，要我催一下發行人，我說我當面或電話已不知問過多次了，每次都回答說要寫，忙完手邊事就寫。還有遠在美國柯羅拉多的藍星創社大老夏菁亦曾電話函件不斷，要我催請，但都無功，我亦無法。《藍星詩學》最終是

在 2007 年第 24 期以《藍星詩刊五十週年紀念專號之一》刊出余光中等七位藍星老同仁的過去回憶文字，和社外研究藍星各個不同時期刊型七篇文章而草草交待結束的。藍星的光芒、從此只能在歷史上尋找它走過的軌跡。而今憲陽大去，多少是要帶着遺憾和不捨的，究竟他為藍星有着太多的付出。

（台灣《藍星詩社》資深詩人王憲陽於今年元月三月因病過世，享年七十四歲。王氏係台灣台南歸仁鄉人，早年台大中文系畢業。）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語不驚人死不休

——讀彭國全詩集《夢晶石》

◎劉荒田

收到了同鄉、好友彭國全兄從紐約寄贈的詩集，是昨天的事。讀他的詩，卻已超過 20 年。他和我雖然同是廣東台山人，但他的家鄉在南海之濱的廣海鎮，我在北部的水步鎮，他出國前在廣州工作，我在家鄉，彼此並無交集。上世紀 90 年代至今，我每次到東海岸去，都能和他見面，談詩。更頻繁的，是通信和電郵，話題不是詩就是文。並非一味表揚和自我表揚，而是圍繞新作的討論乃至爭辯。讀完這本由一行出版社出版的新書，想起老杜的名句：“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行年 76 歲的詩翁彭國全先生，所痴心追求的，不但是佳句，驚人語，而是通篇的新與奇。

《夢晶石》這本詩集，連披露寫作心得的長篇後記，才 107 頁，但我願意以名譽擔保，作這樣的結論：這是當今海內外詩壇難得一見的精品，本集所收詩作，不說全部，也要說大多數，是經多年打磨的心血結晶。一個詩人，寫出一首傳世之作，便可宣告此生無憾；而況它集合了如此眾多的高妙之篇。我完全被它俘虜了，征服了。我要對老詩人說，你已踏上成功的高峰。

《夢晶石》的新穎，教你慨嘆：我的天，就他想得出！

單說本詩集的比喻。你不妨考考自己：把月亮喻作什麼？彭國全偏能超越古今中外的詩家，從“常見”中翻出新意，設譬之妙，構想之絕，教人嘆為觀止！在〈西方的月亮〉，月成為“岑寂裡敲遊子的窗戶／她想討杯水酒／解思鄉之苦”的流浪女，在〈月〉，月是“經營清輝／旺月／淡月／盈虧自負”，在經商大潮中堅持“千古淡泊”的文人，在〈中秋明月〉，月是“以護士的細心和溫馨／護理天下游子的思鄉病”，“纖纖玉手／捏起熠熠的銀針／一根 一根／向每

個‘望鄉穴’對準”的針灸師，在〈月臨盆〉，月是“身懷六甲／肚子漸漸撐大，撐圓”，在今夜生產的產婦。古人云：“吟成一個字，拈斷數莖鬚”，彭國全就是這般，憑年復年的苦吟，死磕，才獲得密集的新鮮意象的。

他的新穎還在於：把前人慣用的比喻上再往前推，尋求終極突破。還是以“月”為題，拿船喻彎月可算司空見慣，但在他筆下竟如此生動，深情。“月色慘白，很累了／是拋上來的無數鄉愁／替遊子運載回鄉才超負荷／千萬不要沉下去啊／我剪江邊一片山影／給你做帆”（〈晨月〉）。“月如鉤”，也是前人用濫的。“落木蕭蕭，在梢上佈鉤”則是彭國全自出機杼，釣什麼呢？“釣起了一尾皎潔的銀鱗／在藍藍的天河上”，“驚恐地蹦跳／魚尾拍拍／拍亂雲濤／濺起水靈靈的星子”（〈半月掛秋林〉）。

《夢晶石》的奇崛，又教你驚駭：絕了！

設喻求新，也許屬於技術活。“奇崛”指的則是詩的格局，總體的象徵意蘊。這本詩集從混沌中躍起，在平坦處矗立的意象，予人以極大的美學震撼。〈松的心——海外華僑〉一詩，把“松樹”和“江海的鯉”二者的物理特徵連接起來，我讀著它，想到以奇制勝的古詩詞，如李商隱的“石破天驚逗秋雨”，辛棄疾的“杯，汝前來！”如果你讀到“一顆松脂／是濃縮了相思的淚珠／滴自遙望的眼睛”依然麻木；那麼，往下，“我本是江海的鯉呀／正當躍向龍門，忽然／被一道巨浪，拋到／天涯海角”，當怦然心動。再往下，“尾巴朝天，一頭栽入異土／鬚鬚伸向四周 伸長成根／在地底下摸不著歸路／被風撕碎了／我的尾，我的鱗。撕成一絲絲松針／針針隨風而動／划呀，划呀／

想游回江海”，“魚鱗，老化 厚硬 粗糙
／變成皸裂的松皮／忍受寒暑燥濕的折磨”
，豈能不產生強烈的共鳴？寫鄉愁、客悲的
詩篇如恆河沙數，有多少具這樣的奇思，直
達“警策”的極致？

“奇崛”還在於思想的力量。〈水珠〉一
詩，和“一滴水反映太陽的光輝”的諛詞針
鋒相對：“一顆水珠 反叛／一蹴 掙脫了
溪流／跳上綠葉耍樂／拉緊一根最強烈的光
線／拴住太陽當玩物／放風箏”。至於〈大
海〉的結尾：“儼於／駕舟人的強悍／大海
，不敢怠慢”，又是何等奇拔的氣概！

以自然貼切為底子的新與奇

“唯陳言之務去”，是稍有基礎的詩作者
都明白的規矩，可惜不少浮躁的寫手，激情
有餘而火候不到，“新”得不近人情，“奇”
得莫名其妙。彭國全作品的新奇，不粘不
離，恰到好處。20年前，我激賞他發表在
《僑報》的〈地鐵裡的琴聲〉，此詩寫一位
中國留學生，在地鐵裡頭拉小提琴。四根琴
弦被悄悄掉換：“他的弓／拉過了／縱橫交
錯／四通八達的／每條地鐵路線”，因為“
不管弓法如何／都拉不響地鐵線／運載／一
個音符的情思”，於是，“自己架起四條鐵
軌／來來 回回／以靈巧的手指忙碌著／載
起家鄉的思念”。出其不意和水到渠成，在
這裡獲得高度的和諧。

“精衛銜微木”式的歌者

從 20 多年前讀彭國全的詩，因欣賞而結
交，直到今天，我至為敬佩的，就是這位兄
長刻意求工，銳意求新的精神。為了境界的
完美，表達的分寸，意象的準確，字句的貼
切，他念茲在茲，琢磨經年才定稿。

要想知道寫好詩的訣竅嗎？請讀本詩集的
〈編後自述〉。它追述了 50 多年學詩的歷
程，文革中備受摧殘的經過，這些就是精神
的礦藏，詩人將之冶煉為高純度的詩。繼而
，他縷述作詩的心得，具體到每一首。

這本詩集，可算一位在寂寞詩途堅忍前行的
老詩人的探險記錄。他以“精衛銜微木，
將以填東海”的堅忍，慘淡經營，到晚年才
出版處女詩集。我堅信，就這薄薄的一冊，
就足以奠定“海外名家”的地位。

2015.1.2.於舊金山

威廉·巴勒斯 (William Burrough, 1914-1997) 在童年時曾說過：“當我
長大，我要抽鴉片煙！”並且他還想
要到新加坡、仰光去穿最現代、最舒
適的衣服，住最高尚的酒店。這種國
際花花公子倦怠生活態度的表現，可
能是來自閱讀毛姆小說的影響。

他的祖父是知名的“巴勒斯加法機”
的發明者。威廉在美中部密蘇里州
聖路易斯城一個舒適環境中長大，去
世時已成為美國著名的文化評論家、
垮掉派詩人和無人可匹比的實驗詩人
和小說家。他的寫作技巧影響見於垮
掉派詩人作品結構的深層裡。他在小
說方面的成就，許多人認為比得上愛
爾蘭的喬埃斯。

祖父巴勒斯是一個慎重的銀行職員
，對於銀行用的寫下來的加法非常厭
惡，早年就轉業做機械師學徒，他的
目標就是要發明一副加法機。他日夜
努力工作，成功後創立 Burrough Add
-ing Machine Co. 公司製造打字機，並
成了鉅富。但卜滋華所謂民主社會的
“鉅富不可能傳到第三代”俗諺，對
巴勒斯家族顯得正確。雖然威廉的父
親是個好經理，但是機械工業敵不過
電子工業，巴勒斯加法機公司隨著時
間慢慢地倒下來。他極為容忍與妻子
間的不和，對教育兩個兒子的方法，
卻嚴格地注重英語、體育保健及衛生
，但同樣地把釣魚、吸煙、槍擊和享
樂主義的惰性也傳給了下一代。小巴
也被奶媽寵壞，青年時常輟學，犯罪
、吸毒及同性戀皆嘗試過，更不想上
大學。

因為威廉的母親是美國南部精英，
名將 Robert E. Lee 後裔，他被哈佛大
學取錄，馬馬虎虎地主修英語，出乎
所料他在這方面卻成了甲級學生。因
他母親是個卓越的女人，能看通紅塵
的虛偽，加上在一個那樣舒適生活長
大當然對後來的學業感到厭倦，兼且
他在哈佛 (1936) 從事考古和人類文
化研究是困難的，以及服務於美軍，

避世的想法促成了吸毒成癮。威廉帶
著他的妻子避居墨西哥，卻因一時忿
怒開槍活活打死了她。但由於他富有
的美國背景，墨西哥當局沒有嚴格的
審判只驅逐他出境了事。

之後他在南美洲亞馬遜一帶遊蕩，
並與金斯堡通信。他曾住過巴黎、倫
敦、丹吉爾和紐約，寫下多卷書描述
吸毒和戒毒的生活：《有毒癮者》(Junky, 1959) 寫同性戀和警察迫害、
《耶奇書信集》(Yage Letters, 1963)
。他說，他的吸毒生活是有害無益
的尋常狂歡幻覺。巴勒斯一生其他像
散文詩一樣的實驗小說著作有：《柔
軟的汽車》(The Soft Machine, 1961)
、《爆炸的車票》(The Ticket
That Exploded, 1962)、《新星快車》
(Nova Express, 1964)、《野孩子》
(The Wild Boys, 1971)、《撲火
者》(Exterminator, 1973)、《荷蘭
人舒爾茨的遺言》(The Last Words
of Dutch Schultz, 1975)、《紅夜城》
(Cities of Red Night, 1981)、《死
路之地》(Place of Dead Roads, 1983)
、《同性戀男子》(Queer, 1985)
、《西部土地》(The Western Lands,
1987)。

他的著作顧名思義是對現代西方社
會的諷刺，故意渲染色情與毒品的文
字喚起一種噩夢，毫不掩飾地描述性
生活而獲得避世、享天福、垮掉的運
動 (The Beats)。這個運動影響後世
的各樣文化，有好有壞，不了了之。
他的兒子也是一個一輩子吸毒的人，
最後自殺身亡。巴勒斯的一生交遊甚
廣，雖然他的作品曾被禁賣，但是其
中兩部——《有毒癮者》和《裸體的
午餐》已成為文藝界和政界的必讀品
，並影響電影和大眾文化極鉅。巴氏
因心臟病而逝，下葬於密蘇里州。

編輯筆記

最近在大陸網絡上飆紅的湖北女詩人余秀華，有人因生活背景和身體狀況稱她是“農民詩人”、“草根詩人”，甚至是“腦癱詩人”，也有人認為她是“中國的Emily Dickinson”……姑勿論這些稱謂是否恰當，而我們從網絡上看到的是否詩人的最佳作品？但因此引起的不少爭議，其中詩人沈浩波提出的幾個觀點卻很值得我們關注：1.我從來不認為公眾對詩歌的關注或不關注，讚賞或抨擊，與詩歌本身有什麼關係；2.詩歌是個人心靈的藝術，首先是個人的；3.讓萬眾歡呼的藝術，只可能是大眾藝術，比如暢銷小說、流行音樂、商業電影；4.詩歌是所有文體和藝術形態中，個人心靈化程度最高的。如果將以上原文中的“詩歌”正名為詩，編者能完全贊同。編者明白大陸詩人指的“詩歌”就是“詩”，也相信真正清醒的詩人都有以上的認知。但“詩”是中國幾千年自有“詩”文體以來最正確的一個稱謂，創造“詩歌”這個詞本就是多餘及錯誤的，沿用它其實就是詩人對大眾的一種迎合！詩就是詩，詩的名稱和藝術地位不應該因功利價值而改變。假如詩人的社會地位仍像古時一樣，假如詩比暢銷小說、流行音樂、商業電影更能進入大眾社會換取名利，那詩人還有沒有必要有意或無意或潛意識下向歌靠攏？若此猜度不幸屬實，那編者也只好不客氣的說這是詩人的自甘墮落了！

感謝詩人雷默，本期“南京新生代詩人作品”得以順利展出。我們歡迎詩人們代組世界各地具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四十餘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詩訊

江蘇太倉市計劃在沙溪古鎮設立“海外華人文學館”，徵集海外（除大陸、台灣及香港、澳門外）出版的華僑華人原創中文版文學作品書刊等。請寄：215400 江蘇太倉市政府2號樓（作家協會）凌鼎年收。

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於今年3月26日，因中風在醫院去世，享年83歲。特朗斯特羅姆被認為是戰後最偉大的詩人之一，是當代歐洲詩壇最傑出的象徵主義和超現實主義大師。

紐約詩人謝青在今年二月十九日去世。

北京詩人，原《詩刊》常務副主編李小雨今年2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4歲。

2015年3月26日，由廣西民族大學相思湖詩群、廣西大學閱讀社舉辦的“春天，為海子讀首詩”讀詩會，在南寧瞬間咖啡館舉行。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五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